



婦女問題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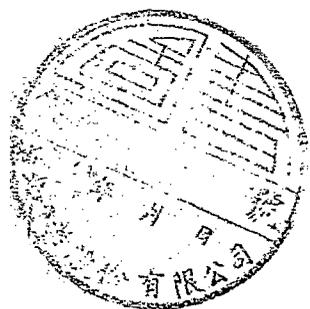
# 自由的性

著 高德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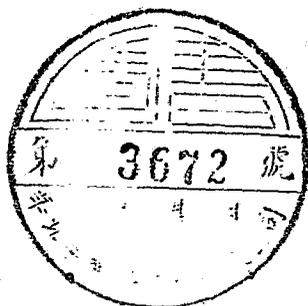
譯 盧劍波



1927



3120





木書著者

M4  
D440-53  
5

高德曼女士著  
盧劍波譯

婦女問題研  
究會叢書

自由的女性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3 1796 8232 7

# 目 次

---

序	五
愛瑪高德曼傳	九
結婚與戀愛	五九
婦女參政論	七五
實淫論	九五
清淨主義的偽善	一一七
婦女解放的悲劇	一二七
俄羅斯革命的婦女	一四一
近代戲劇論	一五三

## 序言

現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從其理想和達到理想的方法之差異處而觀，確然有兩個對立的營壘。一派是所謂婦女主義者——即包括主張女權運動和母權運動的人，其代表如愛倫凱與紀爾曼等；別一派是一般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即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其代表如柏柏爾、向惹（*Rene Chagnh*）、山川菊榮和俄國的許多女社會革命者。前者是相信部分的改良政策的意義和效力；後者是相信必須立於新理想和新宇宙觀之上而重新改造社會的一切制度，以此為可能且必要；從方法上說，前者如想從藉政治上的參政和立法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後者却主張推翻了社會上一切制度的基礎——經濟制度而倡言社會革命——要而言之，一是立於肯定現在社

會組織之上是以否定他爲出發點

中國自有婦女解放運動的呼聲，已有年所；而且在兩方面均曾做過了相當的宣傳工作，不過婦女主義——如其他的改良主義或社會政策一樣，比較上其影響要浩大得多，組織的團體，出版的書籍和雜誌已經是很不少了，他們的成績，不說在中國，即在其先進的歐美各國，我們已見到過。至於主張社會革命的一派，在七八年前，我見過一冊自由鐘，那是祕密的宣傳品。公開發行的，却只有一九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印的山川菊榮著婦人和社會主義及去年中國青年社印的李廉撒爾 (M. S. Lienthal) 著的將來的婦女了。因爲他們的主張，是全人類一致的活動，所以對於婦女解放的工作，便是他們的全工作的一部。

我是主張後一派的，但我並不一定要人人都盲目的像我一樣的信仰，自然盲目的反對，也不是我們應取的態度。這便是我翻譯本書的原因。

本書的作者，是全世界——歐美各國和日本，單單除掉中國——著名的女社會革

命家，她的生平事蹟請閱者自去看她的傳，我在這裏想說的是她和中國人的關係最先介紹她的，怕是袁震瀛君和黃凌霜二君了。在最早年的新青年雜誌上載過震瀛同志譯的結婚與戀愛和近代戲劇論，不過都是文言譯的，而且也譯得太匆促。早年的解放與改造也介紹過她，但把她的名字譯成顧路變去了。自由人上三木的介紹却比較詳明得多。山川菊榮的婦人和社會主義中譯本也附得有她的傳，也把名字譯成構魯德曼。其他的文字，在學雁，民鐘上也登過。至於日本方面，早有她的論文譯本，而且前年大震災時被屠殺的大杉榮氏和他的戀人伊藤野枝在合著的兩個革命家一書中特別地把她介紹出來。她對於中國民衆——不獨中國，對於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是很關切的，去年曾打算來中國一跑，結果沒有成功，但我們總希望有成功之一日，使水深火熱的中國民衆有領受她的教訓的機會。

本書各篇，除了俄羅斯革命的婦女一篇是從自由(“Freedom”)上譯下來的以外，其餘都從她的名著“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中譯出。她的論文，也有法意西

俄日等的譯文，我的譯文是從英文繙譯，後來和西班牙譯文對校過一次。文中婦女解放的悲劇一篇，全是蒂甘同志譯的，俄羅斯革命的婦女文中，因為求加一點較近的事實，所以也從蒂甘的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補上採取一些補上。至於開明書店章錫琛先生之允許把這書列入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印行出來和我的親愛的同志天涵的鼓勵，都該感謝的。

本書翻譯，注重在直譯，但間因中英語法及修辭不同，而著者也曾允許我加以增減，故偶亦採用意譯。本來著者會應允為我做一篇序和寄一張最近的照片來，後因急於赴坎拿大，所以愆了期。但我希望她仍依然能夠寄到，在將來再版時候補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上海。

## 愛瑪高德曼傳

「宣傳Propagandiam並不如有些人所猜想的那樣是一種“trade”，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做奴隸的苦役和與乞丐的名譽同等的trade的。從事這種職務（profession）者的動機，一定和那從事職業（trade）者的不同。其高貴是要深刻一些，其興趣也要強烈一些。」

—George Jacob Holyoke—

在美洲社會上的著名男女中間，在少數人的名號是被人常常提及的。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便是一個。但是那真實的愛瑪高德曼，則幾乎爲人們所不能全了解。

含有偏見與情感的報紙常常發出誤解她和污蔑她的聲調；然而可奇者，「真理」並沒有顧忌到誹謗的重重羅網，而且反能把牠衝破。被人誹謗的那位理想家的真價更因之而愈得表彰出來。故在事實上可視為彼等的些微慰藉者，乃是——大凡每一個新理想的代表人物，都在相似的困頓之下，作努力的奮鬥和受無涯的痛苦。我們試看：前總統在「阿莎瓦托米」(Osawatomie) 爲紀念約翰布郎 (John Brown) 而舉行之表忠儀式，或法國的大總統參加蒲魯東 (Pierre Proudhon) 舉行銅像開幕典禮而向法國人民講述他的生平，以爲熱情爭競的典型，這些舉動是有些須的利益嗎？一方面做出這樣的假惺惺，而同時却殘害現存的約翰布郎和蒲魯東，又有什麼益處呢？瑪麗伏爾斯頓克 拉孚 (Mary Wollstonecraft) 和魯意米雪爾 (或譯梅曉若) (Louise Michel) 的光榮，並不由倫敦或巴黎的市長們在她們死後把她們的名字來標名街道而增大的——該做的事還是對於現存的瑪麗伏爾斯頓克 拉孚和魯意米雪爾的正義待遇。後世對於一些人物如文德爾腓力樓 (Wendel Phillips) 和洛依德加利森 (Lloyd Garrison)

那樣，在人類解放的廟宇中，爲之立龕崇奉；但那是他們同時人的義務，在他們的生時因爲認識和感佩的緣故而給予他們的。

社會正義的宣傳者的路徑，是佈滿了荊棘的。黑暗與非正義的勢力，用盡了他一切的力量，非使人類的順適生活變成黯淡不止。尤有進者，甚至於和他在同一戰線上的同志們——實在的，他的最親密的朋友，也常常——對於先驅者的人格，不十分了解。妬忌，因妬忌而常生憎恨，與夫驕傲和猜忌，阻礙了他前進的道路，而使他的心中充滿了悲痛。在這樣情形之下，要對於主義不失信仰，必需有不屈的和勇敢的熱情。所以革命化的理想的代表人物，是站在兩個火焰中間的：一方面是使他對於由社會條件而來之一切行動負責的強權的迫害，他方面是同輩中常常從狹隘的見地來評批他的活動的，不了解。因之革命的煽動者常常在圍繞他的羣衆中間孤立着。甚至於很親密的朋友也很難了解他所感覺到的孤獨和寂寞。這便是在公衆心目中的著名人物的悲劇。

長久包圍着愛瑪·高德曼的雲霧漸漸地消失了。她在這樣不爲羣衆了解的理想如

安那其主義 (Anarchism) 中的宣傳精能，她深邃的誠懇，她的勇敢和才能漸漸地被人了解和稱讚了。

美國的知力增長，雖不能盡歸功於從別國放逐到美國的革命家，但是所撒下的種子——雖然在當時的了解者甚少——收穫却很豐美的。他們無論何時都高高舉起了自由的大纛，因而國民遂得以浸育了社會的活力 (Social vitality)。然能長此保持他們的歐洲教育和文化，而同時却和美洲生活相同化的却是很少。平常的人如欲構成一部分的堅強精幹而且耐久的概念，以吸取一個新國家的不熟諳的語言，習慣，風俗，並不失他自己的人格，原是很困難的。

愛瑪·高德曼是那能完全保持自己的個性 (individuality) 而為美國社會上和智力上的重要因子的少數人中間之一個。她的生命是富於色彩的，是充滿了變異的。她已曾升到了極崇高的地步，而且也嘗過生命酸苦的滋味。

高德曼的父母是猶太人，她在一八六九年的六月二十七日生於俄羅斯的可佛諾

(Kohn)省實在的，她的父母決未夢想到他們的孩子在日後會佔有那樣崇高的位置。他們像其他的保守者一樣，很想他們的女兒將來嫁給一個尊貴的公民，多養幾個小孩，並且在她的暮年，也享享多孩的樂趣。總之，她的父母總願她做個良善的和崇信宗教的婦女。他們決未夢想到女兒的靈魂裏，會充滿了這樣奇異的和激昂的精神，而且會發達到極高點。所以他們後來雖同住一地，而親子間的抗爭竟到萬分嚴厲和決沒有妥協的敵對地步。在這種「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中間的劇爭——尤其在親和女中間的——是沒有和解，沒有退讓，沒有休止的。她具有自由的精神，進步的精神——一種不知顧慮，不識障礙的理想主義，使她從家庭中的火爐旁邊跑開，和她父母的家庭脫離了。

猶太民族在新和舊鬭爭中所盡的的職務 (Role) ——除却有一切的「反塞米提」的 Antisemitic 人來誹謗這卓越的理想主義的民族——或許仍不爲人們公平而清晰的了解。只有現在我們才理會我們應該向那在科學、藝術和文化園中猶太理想家致謝。然而對於他們——依斯拉爾 (Israel) 的子女——在革命運動中，尤其是在近

代革命運動中所有的大功勳知道的還是很少

高德曼的孩提的第一個時代是在德俄的庫爾蘭(Kurland)省的一個小村落過活。她的父母在那裏的官廳裏辦事。其時，庫爾蘭完全是德國的，甚至於巴爾底克(Baltic)省的俄羅斯貴族，也差不多由德國的貴公子(Junker)補充。庫爾蘭的富於英雄奇跡的德國奇譚和故事，在年青的愛瑪·高德曼心中記得很透熟。然而這美麗的牧歌(Lied)時期是不長久的。不久這位正在發育的童心中，竟投入了人生的黑蔭。在她的青春時代，反叛的和對於壓迫的深憎的種子，已在心中深植起來了。她最初想去理解國家的美。她見着她的父親爲基督教的縉紳(Chinovniks)所憎厭，並且因爲他的官職卑小又是一個討厭的猶太人，還受了兩次的迫害。強制徵兵的暴行，常常在她的眼前顯現。她看見那家庭的唯一負擔者的青年，被兇暴的迫去投軍以度其慘苦的兵士生活；她聽見了那貧家農婦的悲啼；而且目擊那官僚受富者之賄賂而免其兵役的事實；她見到那女僕們爲她們的女主人(Darinyas)所凌辱虐待，且常被軍官們認爲性的俘虜而受其玩弄。這

些可憐的女孩因為受那高貴的大人先生的姦污而懷孕以致爲其女主人所逐常常跑到高德曼家裏去避難。這時高德曼雖幼，但爲同情所動，從他的雙親的抽屜裏抽出金錢，私自送與這些不幸的婦女。可知高德曼極顯著的性格對於孤苦無告者的同情，在她的早年便已顯然了。

到了七歲，她的父母把高德曼送往東普魯西亞（Prussia）的茵瑪奴康特（Immanuel Kant）城的扣尼格士堡（Königsberg）去。她的祖母住在那裏。她一直住到第十三歲的生日。在這週遭裏的幾年生活，不是頂快樂的。雖然她的祖母和藹可親，但她的許多姑母却常常擺出主人的臭架子，使她很難堪。隨後她的父母也遷到扣尼格士堡來了。她的情境也因之改良過來。她現刻便在公共學校和私塾中肄業，並且習慣於中產階級的生活裏。她的課程以法文和音樂爲重要的部分。這位易卜生（Ibsen）和蕭伯納（Shaw）的將來解釋者，在此時還是完全在德意志空氣的家庭中的一個「小德意志的格勒琴（Gretchen）」她對於瑪利特（Marlitt）的情感傳奇小說有特殊的愛好。

她是爲拿破侖 (Napoleon Buonaparte) 所虐待的，善良的魯意士皇后 (Queen Louise) 的讚美者。在這樣的包圍中間久住，將來會有什麼發展呢？——或者那是經濟的必需？——決定她有另外一種的生活。她的父母決意遷居到俄京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去經營事業。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的生活，在此處便開始了一個大變化。

一八八二年，——正是多事之秋，十三歲的高德曼到了聖彼得堡。此時貴族專制 (Autocracy) 和智識階級中間的鬭爭，正劇烈地到了生死關頭。亞歷山大第二世在前一年便被殺了。蘇斐雅拍樂扶斯加亞 (Sophia Perovskaja) 熱里亞波夫 (Zheliazov) 格里納維斯奇 (Grinevitzky) 李沙可夫 (Rissakov) 齊巴登奇 (Kibalchitch) 米楷洛夫 (Michailov) 等等壯烈的革命家，執行了專制暴君的死刑，而且都進了不朽的 Walthalla 去了。殘餘的同志——弒逆犯赫爾孚曼 (Jessie Helfman) 因爲懷了孕的緣故，得免死而隨着俄國無數的烈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這個時期是求解放的大戰的轟烈時期，爲世界上所未先見的爭自由戰爭的最光榮時期。虛無黨 (Nihilist) 的殉

道者的姓名無不膾炙人口並且激起了整千百的後起者俄羅斯全智識階級都充滿了不軌的精神 (Mileaspire) 革命的熱情，挨家逐戶地沸騰起來，從高堂大廈，以至於蓬門圭竇，莫不掀然欲動，這種將爆裂的革命空氣，並且浸染到了軍隊，縉紳，工人和農人間去，使皇宮裏的每一所礮臺都不得不戒備起來。新理想在青年人間發芽了。男女中間的性的區別早經忘去，他們都摩肩接踵互相扶助起來和舊勢力爭鬪。啊！俄羅斯的婦女她們還是在不絕地爲正義而奮鬥，或者顯示她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她的忠誠和她的獻身嗎？神聖的屠格涅夫 (Turgenev) 在他的散文詩“On the Threshold”上如此地呼喚著。

這是不可避免的：年青的愛瑪高德曼從扣尼格士堡便捲入了這偉大的漩渦。假如站在這自由思想的圈子以外，那就無異乎是生命的虛度或是死滅了。在年青時候如是原不足驚奇的。青年的熱情者在那時並不是——而且，可幸者，在現刻也不是——稀罕的和偶然的現象。俄文的學習使青年的高德曼與革命的學生和新理想接觸。昔日信仰瑪

利特的地位此時遂爲納克拉斯夫 (Nekrasov) 和柴爾尼雪夫斯基 (Tchernishevsky) 所代替，善良的魯意士皇后往日的讚仰者，今日變成了狂熱的自由熱愛者去了；她如像千萬的其他革命家一樣，決心獻身於民衆的解放。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鬪爭，於是便在愛瑪高德曼的家族內開始了。她的父母決沒有豫期到高德曼會信仰他們以爲是荒誕的烏託邦的新理想。他們極力和她辯解，想她把信仰棄掉，然而結果只是逐日反復的爭辯罷了。家人裏邊，只有她的姊姊希倫 (Helen) 能够了解她。她們倆是隨後一同跑到美洲去的。她倆中間的親愛和同情，是永不會消失；甚至於在以後高德曼被迫害的時候，還常常到她仁愛的姊姊家中避難。

最後，高德曼決定自謀獨立。她仿效千萬的男女，犧牲她們的快樂生活，走到民衆中間去 (to go. Narod)，她於是做了一個女工。首先被備於內衣製造家，隨後才改到手套廠去。那時她才十七歲，而且便有了獨力維持生活的能力了。但是，假如她仍然在俄國居留，怕不久便會同那千萬革命家的命運一樣，葬身於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之中的。然

而她的新生活的第一章又從新開始了。希倫決定要往美國去在那裏別的姊妹們曾安過家。高德曼於是要求和希倫一路，於是，兩人便一同充滿着對於自由大地和光榮共和國的快樂希望的美洲出發。

## 二

啊，美國！怎麼一個可迷眩人的名字！奴隸的熱望，被壓迫者的天堂，一切有進步的希望的目的，在此間，人們的理想是能充分達到的，沒有「沙」（俄皇），沒有哥薩克，沒有教會的貴族，啊！偉大的共和國！平等自由友愛——的光榮。

這兩個女孩，懷着這樣的思想到美國。一八八六年，從紐約到羅切斯特（Rochester）。可是，不久以後，Disillusionment，把她們警醒了。從前理想中視美國如天堂，然而，現在，便如泡沫一樣破滅了。愛瑪高德曼在美國目擊那青年時代在庫爾蘭所見的可怖景象。此美國未來之公民，便不得不在那殘暴壓迫之前屈服；而且，一切民治的官吏，還擺着殘酷

難堪的態度對待她。看這位青年理想家自從熟悉了新大陸的情景以後是如何大大的失望啊！自然，美國也沒有「沙」，但她發現了許多和「沙」一樣的暴君；自然，美國沒有哥薩克，然而那掣着重棒的警察依然如故；自然，美國沒有教堂的貴紳了，然而工廠裏不人道的奴隸鞭策者還更為酷烈呢。

高德曼不久便在嘉森公司 (Ganson Co.) 的成衣部得了工作，工資每一禮拜在二元半以上。在那時的工廠，還沒有動力的設備；由早至晚，可憐的縫工都用足來踏動車輪。沒有陽光，森森然如墮地獄，長日如年，靜默地度那無言的苦役，這是如何的可怖啊！在工作時間互作友誼談話的俄俗，在自由的美國是不容許的。然而對女孩們的掠取還不只是在經濟上的，而且還是管事和工頭們的「性的商品」。假使一個女工敢於抱怨她的上司，她便會被認為工廠裏的不良分子而逐到街上。並且願意來受苦的還不乏其人，所以「工銀勞働者」的供給，常常超過對於她們的需要。

美國小城市的生命之可怖景象，太使人難堪了。清淨教的 (Puritan) 精神，壓抑了

快樂的些微宣洩精靈上深深地籠罩着窒滅的陰霾彼此之間沒有一些鼓舞也沒有  
一些思想交換的可能。高德曼在這樣的情景下幾乎要悶死了。她比什麼都還迫切地希求  
理想的環境，希求友誼和了解，並且希求有情感相投者的交誼。在心靈上，她還是生活於  
俄國。因為不熟悉美國人的生活 and 語言，所以說她度的是現在的生活，毋寧說是過去  
的生活。她在此時遇着一個能講俄語的青年，他們便馬上相熟了。她以為那個青年能夠幫  
助她渡過黑暗生活的橋梁，所以，他們便漸漸由友誼而至於結婚。

高德曼也不能不步過這結婚生活的慘路；她仍然不得不從悲苦的經驗上了解那  
法律的條例，只是依賴和自抹 (Self-effacement) 的表示，尤其是對於婦女。結婚不能  
從美人生活的清淨教中解放出來；真正的，那簡直是『自主』 (Self-ownership) 的喪  
失——並不是過甚之言，這一對青年的性格相差太遠，不久，他們便離異了。高德曼便來  
到紐哈文 (New Haven) 的一家工廠作工，不久，她的丈夫便死去了。

一八八〇年內在俄國活動的革命家和那時歐美煽動的社會理想沒有若干相似。



所釋的三人，乃尼伯，士瓦伯，尼伯。參閱友人蒂甘所編之支加哥慘劇——譯者。

對於支加哥殉難的意義，了解者甚少；而一切統治階級尤爲贖贖。他們以爲殘殺一些工人的領袖，便可以遏止彌漫世界的理想的潮汐。他們沒有注意到從殉難者的血液中，會長出新的種子；而恐怖的殘暴，會增加主義的新感化者而使之日趨於勝利。

美國有兩個著名安那其主義思想的代表，便是克萊勒女士（Voltaire de Cleve）和愛瑪高德曼。前者生於美國，後者是俄國的人。她們都因爲這回「合法」的屠殺，才信仰了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這兩個早先彼此不相知的女人，都同時接受了廣大的教訓，自從「草市」屠殺以後，便在一個理想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了。

愛瑪高德曼像美國若干男女工人一人，隨着支加哥的審判，異常的激昂與奮起來，她不相信無產階級的領袖會被殺害的。然而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事實所教訓，却和她的想像不同。她證實了在統治階級中間是沒有恩惠可以希冀的。俄國的皇權和美洲的富豪政治（Plutocracy）只有名稱上的不同罷了。於是她使用出全副精神來反

抗這種罪惡誓與革命的無產階級聯絡殫精竭力鞠躬盡瘁以圖使無產階級從工銀奴隸 (Wage-slavery) 中解放出來。因此，她憑着天賦的熱情，開始探討社會主義和安那其主義的文獻。她常常赴安那其黨人的聚會，因此遂和社會主義與安那其主義傾向的工人相識。她第一次聽到的社會主義演說家是德國著名的約翰那格萊 (Johanna Grell)。在紐哈文的內衣工廠工作的時候，她遇見了許多熱烈活動的安那其黨，並且讀了約翰莫斯特 (John Most) 編輯的自由報 (Freiheit)。「草市」的慘劇發展了她天賦的安那其主義傾向，而自由報使她變成了一個自覺的安那其主義者。自從她研究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那經過美國的許多智能之士如華倫 (Josiah Warren)、安德留 (Stephen Pearl Andrews)、斯浦納爾 (Lyssander Spooner) 在安那其主義的學理上的最高表示如愛美生 (Emerson)、若羅 (Thoreau) 和惠特曼 (Walt Whitman) 等在安那其主義的哲學上的最高表示都被她發見了。

隨後她因爲工廠內的過度工作而生了病，便回到羅切斯特去。一直到了一八八九

年八月她才再到紐約——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局面在此開展了。她此時已是二十歲容貌已因遭磨難而蒼白了；一對眼睛，既大而充滿了慈愛的情意。她的頭髮如通常的俄國女學生那樣的短淺，而額部充分的自由顯露出來。

### 三

此時正是安那其主義的戰鬪時期。安那其主義駸駸地在各國萌發起來了。新信仰的分子，沒有顧及政府的嚴酷壓迫而逐漸增多了。但是在宣傳方面，仍具絕對秘密的性質。政府壓迫的政策驅使這些新哲學的信徒採用結黨秘密的方法。千萬的犧牲，落於強權的手中，投入囚獄裏去受苦。然而爲主義的熱情犧牲和獻身的潮汐却不因此而稍殺。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米雪爾 (Louise Michel) 和邵可侶 (Eliée Reclus) 等大師的努力，把這些獻身的黨徒們鼓舞起來了。

那時的社會黨人，把自由的理想犧牲了而反去和國家與政治擁抱。安那其主義者

和他們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彼此間的鬭爭非常劇烈，不會便有和好的希望。這種鬭爭不僅在於安那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便是安那其主義的團體中間也生了回響。理論上的不同和個人間的辯難引起了激烈的對抗。因為德奧的「反社會主義」的立法，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安那其主義者均渡海而避居於美。約翰莫斯特在國會（Reichstag）中失掉了位置以後，亦遁出故國而走到倫敦。在那裏他的思想進步了，脫離了社會民主黨而信仰安那其主義。後來他來到美國，在紐約繼續刊行自由報，盡力在德國工人中間活動。

當高德曼在一八八九年到了紐約，便和活動的安那其黨人聯絡。那時安那其黨的集會差不多是逐日的常事。她在安那其主義的講壇上第一次聽到的講演者是梭羅安 洛夫博士（Dr. H. Solofort），而與她後日的發展有重大關係的還是約翰莫斯特。莫斯特對於許多青年理想家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滔滔的辯才，不倦的精力，和他爲了主義而受的迫害，在在都可以使同志們鼓舞起來。在那個時候，高德曼遇着了亞歷山大

柏克曼 (Alexander Berkman) 他的友誼，在高德曼的全生命中佔了一大部分。高德曼的講演天才是不會長期掩蔽的，熱情的火焰驅使她出現於公共講壇之上。又因為友人們的鼓勵，她遂在安那其主義者的聚會中，做了德人的和猶太人的講演者。隨後她又向克萊夫蘭 (Cleveland) 出發，為旅行的傳播。在此時期，她盡其能力以參加安那其主義的宣傳。生命的熱情期便開始了。她雖然還不斷地做她的苦工，但同時還在各種勞工關爭中盡力活動。其最著名的是一八八九年為加西德教授 (Prof. Grasyde) 和巴龍德斯 (Joseph Barhdess) 所領導的製衣工人大罷工。

一年以後，高德曼出席為紐約安那其黨大會的代表，並被舉為執行委員，但隨後因為策略上的意見不同便辭退了。那時，講德語的安那其主義者對於主義不是盡都澈底了解，有些還相信議會政策，還有一部分更主張強固的集權主義。這些意見上的分歧，引起了一八九二年和莫斯特派的分離。高德曼柏克曼和其他的同志聯絡成一個團體，取名『自治團』 (Autonomy)。亞克爾特 (Joseph Renker)、林克 (Otto Rinke) 和

丁麥爾曼 (Clans Timmermann) 是其中的活動分子，兩派間劇烈的辯爭一直至一九〇六年莫斯特死後才停止。

大薩圖 (Zanaga) 的俄羅斯革命黨也給與了高德曼以很大的鼓舞。哥爾敦斯堡 (Goldensberg) 梭羅安洛夫 (Solotoroff) 柴墨金 (Zamerkin) 米勒爾 (Miller) 卡漢 (Cahan) 詩人埃德爾斯塔脫 (Edelstadt) 穴維奇 (Ivan von Schewitsch) 拉苛維撒 (Helene von Rakowitz) 的丈夫和民報 (Volkszeitung) 的編輯及其他許多俄國的流犯，都是這個團體的分子。在這時候，她遇着了萊策爾 (Robert Reizel) ——德美的海納 (Heine) ——他對高德曼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他的緣故，高德曼遂和近代的著名文學家相識。他們中間的友誼，一直到了一八九八年萊策爾的死。

#### 四

美國的勞工運動，並不因芝加哥的屠殺而銷沈，便是殺害了安那其主義者也不能

使饕餮好利的資本家安享清平之福八小時工作日的鬭爭仍然繼續下去一八九二年  
在畢茨堡 (Pittsburg) 的大罷工爆發了。洪司特德 (Homestead) 的爭戰，品克頓  
(Pinkerton) 的挫敗，民軍 (Militia) 的出現，對罷工者的壓迫和反動的勝利，都是比較在  
近代史上的事實。柏克曼爲了這可怖的事件的感動，決心爲主義而犧牲他的生命，使美  
國的工錢奴隸，知道安那其主義者對於他們休戚相關的關係。他向畢茨堡的 Governor  
佛利克 (Frick) 的射擊失敗了，二十二歲的青年柏克曼遂被幽禁於暗無天日的監獄  
裏。數十年來激勵和讚揚「誅戮暴君」(tyrannicide) 的資產階級，此時充滿了恐怖的狂  
怒。資本家的報紙也連成一氣，爲有組織有系統的誣蔑與造謠來中傷安那其主義者。警  
察們也百計千方，想把高德曼也株連在內。熱情的運動者高德曼此時也沒有辦法，只得  
沉淪了。她只得逃到別處以遞出法律的網羅。在九年以後，美總統麥荊萊 (McKinley)  
被刺時，她也一樣地受了這種災害，終於逃往他處，始得保存他的自由。那時新聞記者欺  
壓安那其主義者的一切無恥的，愚妄的舉動，是不足奇的，一個人假如細讀當時的報紙，

一定會見到他們要求加罪和屠殺的事例。那時高德曼所經驗到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對於資本家報紙的攻擊和迫害，還可以處之以比較的安靜，然而從自己全同儕中發出的攻擊，却太痛苦太難堪了。柏克曼的事件，引起了莫斯特和他的德國及猶太的安那其主義者的非難，在公共集會和私人集會裏，很劇烈的加以指譎和攻擊。因為高德曼袒護柏克曼和他的行爲；又因她的活動太猛進了的的原故，使人討厭而且甚至於不能得一安居的處所。然而她是非常講究知行合一的人，所以她寧願在公園裏尋覓地點來過夜而不願投宿友人處使他犯危難而生煩厭。（關於柏克曼事件，請參觀柏氏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獄中記“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第一部 pp. 1—89。關於莫斯特行賂，請參閱高德曼著莫斯特傳。關於麥荊萊被刺——爲木匠梭果茨所刺——事請參觀高德曼政治暴行的心理——譯者。）

## 五

爲了免除長久在公園內謀宿，高德曼後來不得不移居於賈淫婦住居的第三街一間屋子內。她在那裏的爲「善良的」基督教社會的遺棄者中間，賃了一間小屋，作縫紉生活以度日。第三街的婦女們對於她都表示深摯的同情，比所謂教堂中的牧師神甫還更真誠精越些。然而人類的忍耐已爲過度的折磨與窮迫所消損了。她已經損失了健康，遂又不得不移居於『波赫米亞』（Bohemian）公所。那是一所大房子，因爲所住的大半都是『波赫米亞』無政主義者而得名。愛瑪高德曼想在此間找尋朋友幫助她。如像當時德國革命時代的代表士瓦伯（Justus Schwab）。梭羅安諾夫博士也不辭勞苦來看護她。並且在這個地方遇着了布拉底（Edward Brady）隨後由新的友誼漸漸成爲最親密的朋友。布拉底是奧大利革命運動的一個活動分子，在他和高德曼相識的時候，恰是他從十年監禁的奧國囚獄中放出的時候。

醫生診察了高德曼的病，斷定是一種肺病，並且勸她離開紐約，於是她便到羅切斯特去，希望家庭的生活可以回復她的健康。她的父母在數年前已遷居此地了。家人中間，

——尤其是親子間的強烈愛情原是猶太民族中顯著的特性。雖然她的雙親仍不同情於她的理想，不贊同她生活的方式，却仍然張開兩臂來迎接他們病的女兒，她在父母家中得了愉悅的安息和看護；而愛姊希倫的溫情慰藉，更能使她於短時期中恢復她的活動的能力。

高德曼的生活是沒有休息的。不斷的努力奮鬥以向其所信仰的目的，原是高德曼本來的天性。她覺得已經空耗了不少的時間了，自己應該馬上擔負工作已然是不可緩的了。美國已瀕於恐慌的深痛；千萬的失業者在大工業中心的街市上集合起來。他們挨冷受餓，躑躅各處以求工作和麵包。此時，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失業和罷工者中間，開始他們熱烈的宣傳。失業和罷工的大衣製作工人在 Union Square 舉行大示威運動，愛瑪高德曼是被邀請的講演者之一。她吐出熱情的雄辯，用猛烈的刺激語調來形容工錢奴隸的苦痛生活，而且引用曼寧（Cardinal Manning）的著名格言：『我們不須知道法律，挨餓的人應有分享鄰人的麵包的權利。』她結束說：『要求工作罷。假若他們不給你們

的工作便要求麪包罷。假如她們既不給你們工作，又不給你們麪包，那末便去略取罷。」

第二天，她到斐拉得斐亞（Philadelphia）去赴一個公開集會的講演。資本家的報紙又驚慌起來了。假如允許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繼續他們的煽惑，那末勞働者不久便會了解他們生命的愉樂和幸福都被掠奪的情景，那豈不是極大的危險！因此，他們便用盡心力來阻止高德曼。紐約的總警廳長巴爾耐（Byrnes）發出逮捕高德曼的命令。她於是爲斐拉得斐亞當局所禁錮，而且在摩耶門辛（Moyamensing）獄囚了幾天。以等待巴爾耐令委的偵探約可勃（Jacob）的引渡文書。約可勃——高德曼隨後遇着他，已是極窘困無賴了——勸告他回到紐約的獄中去驅賣那些勞働者，並且總警廳長巴爾耐也用他的長官名義，允許她許多的酬報。這些奴才們是如何的蠢笨啊！他們竟想使這位自願犧牲其一切於勞働運動中的高德曼變其信仰，便可知其缺乏於心理上的觀察了！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高德曼以煽惑暴行罪而受審於紐約的法庭。聰明的法官是聰



明的他不管十二個見證人的辯護憑證，而只聽信一個約可勃偵探的話於是她的罪案便定了，判囚『勃辣克惠爾島』(Black Well Island)獄一年。除了舒刺特夫人(Mrs. Shirrat)外，她算是第一個在美國被囚的政治犯。

高德曼便在監獄的醫院裏做看護婦以消磨時日。並且可以乘此機會以愛護撫視這些囚犯。因為他們的姊妹們(指賣淫婦——譯者)在兩年前也還分屋給她居住，沒有蔑視她而拒絕她。她在獄內還得了機會去學習英文和英文文學，以求熟悉美國的大著作家，因之她從哈特(Bret Harte) 馬克圖文(Mark Twain) 惠特曼，若羅和愛美生的作品裏發見了很豐富的寶藏。

一八九四年八月，她出了勃辣克惠爾島獄。時已二十五歲，已然是成熟的人了。在智識上自然也有變化。她帶了豐富的經驗和從苦難中所純化的精神而重入決鬪場。她再不覺得自己的孤獨和寂寞了。許多人都伸出手去歡迎她。在那時的紐約聚了許多智識階級。士瓦伯的酒店中完全是無政府主義者，文學家，和『波赫米亞』(游浪者)的聚會。

中心在許多人的中間她遇着了不少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如克萊勒 (Voltaire de Cleve) 威廉阿文 (W. C. Owen) 凡愛敦 (Van Eton) (上述諸人均是女性) 和警鐘 (Alarm) 的前屆編輯芝加哥烈士的遺願執行者魯蒙 (Dyer D. Lum) 他們便結了友誼。她並且在極誠摯的朋友中間會着了高貴的老自由戰士約翰司文登 (John Swinton) 別的智識中心還有爲約翰愛德爾曼 (John Edelman) 所刊行的休戚相關 (Solidarity) 爲個人無政府主義者吐扣 (Benjamin R. Tucker) 所刊行的自由 (Liberty) 爲哈利開勒 (Harry Kelly) 所刊行的反叛 (Rebel) 爲丁麥爾曼 (Claus Timmermann) 編輯的德文無政府主義刊物暴風鳥 (Der Sturmvogel) 和卓越的天才萊策爾所主任的武裝惡魔 (Der Arme Teufel) 她並得了布里士奔 (Arthur Brisbane) 的助力得熟諳富利葉 (Fourier) 的著作。其時布里士奔尙未投身於政治的污澤，他還寫了一篇他的父親——一個熱情的美國富利葉信徒——的傳，寄到勃辣克惠爾島與高德曼。

高德曼出獄以後，成了紐約公共社會的一個重要人物。因為她的獻身、理想和熱心，為許多急進分子所稱道。各色的人物都來和她締交，想說服她來從事他們的事業，然而結果來他們都沒有成功。

## 六

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的戰鬪到了極高度。有法蘭西共和國的白色恐怖，我們的法國同志便報之以赤色恐怖（此赤色乃象徵革命，與後起的俄國布黨之赤色不同——譯者）。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熱烈的進行社會的爭鬪。差不多各個國家都有他們行動的回響。高德曼了解所謂舊的世界，遂於一八九五年向歐洲出發。經過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遊行講演，到維也納。在那裏，她進了普通病院（Allgemeine Krankenhaus）預備做收生婦和看護婦，並且同時，在那裏研究社會狀態。她更得了和歐洲新文學家如霍普特曼（Hauptmann）、尼采（Nietzsche）、易卜生（Ibsen）、曹拉

(Zola) 哈提 (Thomas Hardy) 諸人和別的藝術叛徒接近的機會。充着熱情去讀他們的偉大作品。

一八九六年秋間，她取道楚利那 (Zurich) 和巴黎 (Paris) 回紐約，謀進行恢復柏克曼的自由。二十二年囚禁的野蠻判決，激起了急進分子的狂怒。然而賓夕爾佛尼亞 (Pennsylvania) 的Parlon Board，須視卡耐奇 (Carnegie) 和弗列克 (Frick) 對於柏克曼的意旨爲轉移。因此要得有個到「賓夕爾佛尼亞的蘇丹」那邊去——不是希求他的恩惠，只是使他不中間影響到 Parlon Board。克羅士比 (Ernest Crosby) 答應了去會卡耐奇。於是這種努力，在高德曼和克羅士比，霍爾 (Bolton Hall) 和阿波蒂 (Leonard Abott) 團體中間，發生了友誼關係。一八九七年，她舉行了遠至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 的遊行講演。這次旅行的結果很好，她受了民衆熱烈的歡迎；而且，她的聲名也被民衆視爲被壓迫階級的代表而遠播了。她的辯才在各個海角都收了成效。她在加里福尼亞和依沙克 (Isaac) 族的分子發生了友誼，而且準備爲真理爲主義而努力。

他們在極嚴重的壓迫之下刊行了火把 (Firebrand) 而在郵傳部的壓迫之下刊行了自由社會 (Free Society) 並且高德曼在這次游行講演中還遇着了偉大的主張性的自由 (Sexual freedom) 的老叛徒莫賽斯哈孟 (Moses Hannon)。

## 七

在西班牙和美國的戰事期間，『過分愛國』(Chauvinism) 的精神達到了極高點。要想遏止這種危機而在同時還說爲古巴的革命黨人釀募經費，高德曼遂和拉丁同志們聯絡。其中的同志爲哥里 (Gori)，愛斯特佛 (Esteve)，巴拉維其尼 (Palavicini)，墨爾林諾 (Merlino)，拍特魯其尼 (Petrucchini) 和佛拉拉 (Ferrara) 等。一八九九年，她延長講演的路線，直達太平洋海岸。雖然每一次旅行都有不少的逮捕和迫害，但還沒有什麼惡劣的結果。

同年十一月，高德曼又舉行她的第二次游行講演，抵英格蘭和蘇格蘭至巴黎爲止。

即赴第二次國際無政府黨大會。此時正值 Boer 戰爭（按 Boer 乃殖居南非洲之荷蘭國人——譯者）侵略主義（Jingoism）的高潮，竟如兩年前在西美戰爭期間的狂態。英格蘭和蘇格蘭境內的各種集會都被愛國羣衆所擾亂和破壞了。此時高德曼便得了機會認識了英國許多同志如湯曼（Tom Mann）、羅色蒂姊妹（Rossetti sisters）——無政府主義評論報炬火（Torch）的發行者加布里爾羅色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女兒們。她生命中的一個希望在此地得了滿足了。她和克魯泡特金馬拉特斯塔（Enrico Malatesta）、柴可夫斯基（Nicholas Tchaikorsky）、柴爾克梭夫（W. Tcherkessoff）和米蓋爾（Louise Michael）等做了很親密的友誼結合。這些爲人類的真理而奮爭的老戰士們，他們所做的事業鼓舞起全世界的千萬後來者；他們的生命和工作，使千千萬萬的人能够信仰高貴的主義，爲真理而犧牲。這些老戰士們都有青年時代的勇敢；他們的精神是完整的，並且充滿了『無政府』（Anarch）最後勝利的堅強希望。

勞働者的革命運動中因第一國際 (International) 分裂而起的裂縫再不能彌縫了。社會哲學的兩派已經起了劇烈的鬭爭。那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一八九二年在楚利和一八九六年在倫敦所開的國際大會產生了不能和協的分歧。大多數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s) 放棄了他們昔日的自由思想而成了政治家去了。他們排斥了革命的和無政府主義的代表。於是後者便決定另外召集一個國際的大會。他們的第一次大會遂於一九〇〇年在巴黎舉行。那時社會黨的叛徒米勒蘭 (Millerand) 做了內務部長，對於革命黨人極端虐害。所以赴會的人都受了壓迫，代表們在大會開幕前兩天便分散了。但是米勒蘭對於以後的社會民主黨大會則不然，他們用盡了廣告方法，大吹大擂，未聞米勒蘭有何反對，即此可見兩派革命性的優劣了。

然而米勒蘭對於無政府黨大會的反對，終歸失敗。許多代表們在巴黎城外一個同志的家中祕密地舉行會議。許多不同的理論和策略都討論過了。高德曼在這次會務中出了很多力，而且趁了這個機會，得和歐洲各國的無政府黨代表相識了。

因為政府對大會的壓迫代表們都處身於異常危險的境域，在這個時期，還從美洲傳來了一個噩耗，使高德曼受了莫大的震動，便是柏克曼恢復自由的企圖失敗了。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她回到美洲操看護業，同時並極力宣傳主義，更組織了抗議西班牙政府暴行的聚會，以援助在芒的維杞（Montivich）受殘害的政治犯。

高德曼因為操看護業，遂得和許多怪人物相會。有些人在她穿着看護服裝的時候，把這位「著名的」無政府黨認作美麗的婦人。當她初從歐洲回美不久，的時期中，便和一位嗜吸雅片的病人斯丹德爾夫人相識。她要求高德曼盡心看護，俾能恢復她的賣淫職業。她的私穴是在挨近第三馬路的第三街。有一晚，高德曼走進了病人的住宅，突然遇見了一位男客，面貌非常可怕。高德曼認識他便是在七年前從斐拉得斐亞把她帶進監獄而且想使她變節以欺騙工人們的偵探約可勃，當他不期然而然的碰見了他的夫人的看護人——高德曼的時刻，其駭棘的表情，實難描寫。他馬上收藏他的兇暴面龐，做作正人君子的模樣，極力自白，言將改過自新，求恕前罪。約可勃是斯丹德爾夫人的保護者，

又是警察和妓院的中間人 (Gobetween) 幾年以後，他在桀隴區域 (District Attorney Jerome) 的偵探本部，因為犯了偽誓之罪，判流新新 (Sing Sing) 一年。或許他現在還操私探之業，而且在這個名譽的社會上，怕還是一位柱石呢。

一九〇一年麻沙朱塞 (Masschuset's) 的羅威爾學院 (Lowell Institute) 敦請克魯泡特金 講演有系統的俄國文學。這是他的第二次美洲旅行。同志們很渴想利用他的降臨，作一番有力的宣傳。高德曼 遂寫信給克魯泡特金，得了他確定到來的允許。她並且還盡力助成別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來美旅行，尤其是毛布壘 (Charles W. Mowbray) 和杜納爾 (John Turner) 等。自然，除了這些工作而外，她還在一切的運動中活動，為真理而犧牲她的時間和精力。

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大總統麥荊萊 在巴法羅 (Buffalo) 為無政府黨人梭果茨 (Leon C. Zoligosz) 所刺，因之高德曼 便立刻成了衆矢之的了。雖然沒有什麼證據，她也和別的無政府黨人在芝加哥 被捕，禁錮了幾個禮拜而受了極嚴酷的審訊。在美國歷

史上從沒有對於社會的著名人物施行過如此可怖的「人獵」(Man-hunt)，不過警察和報紙們想把高德曼株連在梭果茨的企圖終於失敗了。然而在高德曼的心靈上却受了創傷。自然，她對於身體上的苦痛和在警察手中的酷待，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心靈的壓迫，比其他還壞。於是她為當時民衆的愚昧，缺乏了解等等所壓伏了。她自己方面的一部分同志對於梭果茨的誤解，使她陷於失望。她的心靈的深處起了擾亂了。她刊行了一篇關於梭果茨的文字來解釋這回事件在社會上和個人上的地位。她此時像在柏克曼事件以後那樣，幾乎找不到住處，而像野獸一樣，處處被逐。這種可怖的迫害，特別是同志們的難堪態度，使她不能繼續做她的宣傳工作。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創痛不能不靜養療治了。自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〇三年止，這兩年內，她遂不復現身於講壇之上，她易名「斯密士女士」(Miss Smith)養晦待時，實習她的職業，有暇則研究文學，尤其是近代的戲劇。她認定近代戲劇是急進的理想和光明的感情之一種偉大的撒布者。

但是對於高德曼的迫害，反使她在聲名上得了莫大的宣揚。她在社會上的名譽比

從前更傳佈得遠，無數狠毒的疑問者的騷動，反激起各方面對她的強熱同情，在人生上興趣的各派人物，開始傾佩她的理想和奮鬥了。

英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杜納爾 (John Turner) 來到美國，使高德曼從退休中復起。她再投身於各種公共活動中。其時杜納爾為管理移民的當局所嫉，按照麥荊萊死後所頒的禁止無政府主義者入境的法律，要把他遣放出境。高德曼於是便組織了一個活躍的運動來防禦對他的迫害。

當阿萊納夫 (Paul Orienet) 和娜惹莫瓦夫人 (Mme. Nazimova) 來到紐約以俄國的戲劇介紹給美國社會相見的時候，愛瑪高德曼便做了這件事業的管理者。她經了若干堅忍和毅力，竟籌好了必需的款子以介紹俄國的藝術家於紐約和芝加哥舞臺觀衆之前。她因為是舞臺的管理者，所以得了一些無比的經驗。阿萊納夫只能講俄國話，於是這位「斯密士女士」便不得不做他的翻譯員。那第五路住居的豪華婦女，又何嘗知道討論哲學戲劇和文學的管理人却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假如她後來

能夠有時間寫出她的自傳定會有許多關於這些經驗的有趣味的故事

爲依沙克族刊行的無政府主義週刊自由社會，在麥荊萊被刺後，因舉國的狂怒而不得不停止。於是高德曼遂和巴金斯奇（Max Berginsky）以及別的同志們，決定刊行一個月刊以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因之在一九〇六年的三月，母地（Mother Earth）的第一期便出版了，這個刊物的開辦費，一部分是由阿萊納夫、娜惹茲瓦夫人和他的同伴們從劇場的盈利中指出的贊助費。在這樣大的困難和障礙之下，熱心的宣傳者高德曼竟能在一九〇六年以後，母地一直維持下去，不能不算是這些年內急進刊物中的稀有成功了。

一九〇六年五月，柏克曼出了賓夕爾佛尼亞的監獄。在這裏，他足足的消磨他十四年的青春。沒有一個會相信他能夠生還的，但他竟安然出來；於是高德曼在十四整年以內的相思苦夢得以休止了。

俄國的革命，隨處都激起了在美的俄人的熱烈反應。俄國革命運動的英傑如柴可

夫斯奇（俄國著名的老革命黨，一八七二年曾在聖彼得堡組織柴可夫斯基團——譯者），勃壘希可夫斯卡雅夫人（Breshkovskaya）（即俄國革命之祖母——譯者），格爾夙尼（Gershuni）和別的人到這些海岸來喚起美國人對於爲自由而鬪爭的同情，並且募集維持運動的經費。這些努力的成功，其大部分都因爲有高德曼的盡力，鼓吹和組織的天才。這個機會使她能够給予母國的自由鬪爭以有價值的服務。然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許多急進事業的道德上和經濟上的贊助，不是人所共知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這些裝飾是漠然無關的；只須真理的需求，便足以鼓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供獻他的精力出來。然而也有一些別的人們，雖然時時都仰望無政府主義者的合力和維持，但他們却常想占有一切已成工作的信用。最近幾十年中，無政府主義者幾乎組織了一切革命的努力，而且幫助各方面的爭自由的奮鬥。然而怕震懼了社會上的高貴的羣衆——他們是視無政府主義者如蘇丹一樣——和動搖了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地位，這些所謂的急進黨人完全隱蔽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

一九〇七年，高德曼做了在安士潭丹姆（Amsterdam）舉行的第二次無政府黨大會的代表。她在一切的會務中非常熱烈的活動，而且支持了無政府主義者國際的組織。她和另一個美國代表巴金斯奇一道，在向大會報告了美國的情景以後，更演說了下面一番極可注意的話：

『那些說無政府主義是破壞甚於建設和那即據此以為無政府主義是反對組織的論調，實在我們的敵人所散布的錯誤之一。他們把現社會制度（Institutions）和組織（Organization）攪弄不清，所以不了解我們怎麼樣反對前者而主張後者。然而在事實上，兩者是毫不相等的。』

『國家被人認為組織的最高形式。然而，實在說，國家是一個真的組織嗎？那怕不如說牠是欺騙民衆的暴虐制度還好一些罷？』

「工業仍然被人稱做組織，然而是不符事實的。工業是富者侵凌貧者的不停息的剝掠行爲。」

「有人要我們相信軍隊 (Army) 是一種組織，然而經過嚴密的考察，那不過只是盲目的殘暴工具罷了。」

「國民學校，大學，專門學校和別的學校組織，不是組織的模型嗎？他們供給民衆以教導的機會。然而事實上還隔得很遠呢。學校是一所真正的兵營，人類的心意在其中陶冶出來，使能在各種社會的和道德的幽靈面前，以維持延續對於我們掠奪和壓迫的制

度。」  
「我們所了解的組織，是與之迥然不同的。我們在原始便築基於自由 (Freedom) 之上。那是用以確定人類幸福的機能之自然和自願的團結。」

「那是有機的生長 (Organic growth) 的和協。這和協能產生各種不同的色彩和形式，正如我們喜愛花的完全一體 (Complete Whole) 那樣。同理，自由人類的組織的

活動是由休戚相關的精神所浸潤而其結果是社會和協的完成——我們稱之為無政府主義。事實上，無政府主義在他消滅了個人間和階級間的對抗以後，盡力在可能之內建築那公共意趣的和無強權的組織。

『在現在的狀態下，經濟的和社會的利害之對抗，致使各社會的單位中發生不息的爭戰，而且在 Cooperative Common wealth 的道路上，橫梗了難制的阻礙。

『還有一種以為組織不能培養個人自由，而反以為組織是賊害個性 (Individuality) 的謬見。然而按之事實，組織的功能，却是幫助人格 (Personality) 的發展和增進的。

『正如那動物的細胞那樣，由於相互的合作，以表示「完全的有機體」 (Complete Organism) 之形成的潛能；個人亦然，應和別的個人互相合力，以達到他們發展的最高形式。

『一個組織，其真實意義，不能只是無用東西的結合。牠必須是能自覺的，有智能的

個人的組織，不錯一個組織的可能 (Possibility) 和動力 (Activity) 的全量是在各個人的精能的表示的顯露出來。

『因此，在論理上是在一個組織中，其分子之強毅的，自覺的人格愈大，其滯鈍愈小，而其各生命的原素愈濃厚。』

『無政府主義是主張無紀律，無恐怖，或者無懲戒和無貧乞的壓迫的一種組織之可能：一個新社會的有機體，他能絕滅為生存而起的可怖鬪爭，這種鬪爭，是能損壞人類中最優良的品性，而且擴大社會上的黑暗的。要之，無政府主義企圖達到的是完成為全體的福利的一種社會組織。』

『像這樣一種組織的萌芽，可從職工組合主義 (Trade Unionism) 的形式中去求得。因其能廢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和懲罰的紀律，而使各會員能發展其自立的精神，與直接的行動的緣故。』

美國無政府主義理想的極大進步，可於一九〇七年安士潭丹姆大會後愛瑪高德

曼所舉行的三次游行講演測之。每一次的游行都達到新的地域，在那裏，無政府主義是從未被人知道的。但她的最有成效的努力，還是無政府主義的文獻的販賣。她的宣傳的效果，是不能估量的。在這三次游行中的第一次游行，時在一九〇八年。高德曼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講演，感動了一個美國陸軍中的兵士，名叫布瓦爾大（William Burtwell）。他因為敢於赴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會，於是自由的共和國遂以軍法懲治之，並把他囚禁了一年。感謝我們新理想的啓發力，使政府一方面損失了一名兵卒，而在自由的真理這一方面却得了一名勇敢的戰士了。

宣傳家愛瑪高德曼的偉大行動，自然會發生猛烈的反動。她被人認為「強權的生存」之危險物。仇敵們想出百計千方以圖妨礙她，也是無足奇異的一種有系統的壓迫。她的活動的企圖，在一年前美國警察的聯合勢力便組織成了。然而終於沒有成功。美國智識階級的有力抗議，把這些阻礙高德曼講演的陰謀搗毀了。但是在華盛頓的聯邦政府却竟把高德曼的公民資格取消。可是，公民權這個東西，對於高德曼是沒有用的，所以

她毫不介意而光榮的美利堅聯邦共和國政府竟不遲疑的使用這種卑污的方法來完成他們的陰謀，實在太可恥了。

當時還有許多具有偉大人格的人物，能以他們人格或個性的能力，影響若干著名的代表者。巴枯寧 (Michael Bakunin) 便是一個具有這樣人格的人。假如不是他，瓦格勒 (Richard Wagner) 決不會著出藝術與革命 (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 一書出來。愛瑪高德曼也是這樣的人格者。她是美國「社會的政治生活」(Socio-political life) 的重要分子。因為她的辯才，精能和光明磊落的心智，她把千千萬萬聽她演講者的心靈溶化了。

對人類被壓迫者的深刻同情和慈憫，與乎對於自己堅決的誠懇，便是高德曼重要的性格。不管是她的友人或者仇敵，沒有一個人能轉移她的目標或者支配她的生活方式的。尊嚴和體統，容易消失理論上無政府主義的教訓，但她却不僅能在口上宣傳而且還能身體而力行之——這便是她犯的萬惡不赦的罪惡。她不像許多急進黨人那樣，只

把理想做自己的智識上的裝飾，她也不和現的社會妥協，也不和陳腐的偏見調和，因為這樣，所以許多急進黨人，都不能原諒她。但她也不顧忌那徘徊歧路者，迷戀骸骨者和別有居心者的非難和阻礙，她很切實的很嚴重的保持她的急進主義，保持那浸透了她的血液和骨髓的自由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她不僅以此教導他人，還能切切實實的實踐她的信仰。她自己生活自己，她和民衆相聯結——因此，便遭了法利賽人（Pharisees）和沙丟斯人（Sadducees）的狂怒和恚恨了。

哥里（Pietro Gori）稱她是『一個道德的能力（A moral power）是一個具有先知的視力，預言被壓迫者的未來新國土的婦人；是一個有論理的和深刻的真誠來分解社會的罪惡；用藝術家的手腕來描述未來的建築在真正的平等博愛和自由上的曙光』的婦人。』

雷底（William Reedy）說她是理想的女兒，她的福音或真理，是那每個具有真實而且偉大的心靈的男女的 Vision。

凡是喘喘然恐懼他們行爲的結果和無政府主義的哲學相符合的人都是一些懦夫。高德曼有非常的真誠和非常的大膽，她不管一切的圖害和陰謀，仍然鎮靜而安穩的向前猛進。她是一個純樸的無政府主義者，她代表和宣揚爲華倫（Jociah Warren），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所整理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她並且能了解許多犯了政治暴行者（Attentater）——如卡塞利阿（Caserio），瓦蘭（Vallant），布勒西（Bresci），柏克曼和梭果茨等——的心理。要知道與黑暗和專制的威權相搏鬥是在社會鬪爭中的戰士的光榮，而高德曼在一切爲戰鬪而受創的男女朋友和同志中間，確實可以自豪了。

克萊勒（Volairine de Cleve）於一八九三年在高德曼末一次的囚禁時，描寫高德曼的特性道：『那激發高德曼的精神，便是使奴隸從奴隸中解放出來，使暴君從暴君中解放出來的唯一精神——是自願去受苦犧牲之勇猛敢爲的精神。』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於紐約，

Hippolyte Havel

〔譯者附識〕此文在一九一〇年著成，印在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的前面。文字異常流動，我的譯法是注重直譯，但有時也採用意譯，自然遠不及原文的生動了。關於高德曼此後十餘年的事跡，都不詳悉。只知道高德曼在一九一八年因反對戰爭，和她的愛人柏克曼一同被放出境。那時她對於俄國一七一七年的革命，充滿着熱烈的同情，所以便和柏克曼等返俄，想幫助革命，為勞働階級盡力。至莫斯科後，頗受佈黨政府歡迎，並擔任了一些工作。及在俄既久，洞知佈黨獨裁的暴行，壓迫右派各黨的酷虐，與壓制工農的惡毒，知在俄已無活動餘地。於是始離俄赴德美英法各處，游行宣講無政府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真相。她做了一本很簡明精當的小冊子叫做俄國革命之破碎（*The Crushing of Russian Revolution*），還有一部宏博的日記，叫做“*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共有二冊，與柏克曼之“*Bolshevik Myth*”同為研究俄國革命之重要文獻。今年英國大罷工時，她在倫敦目擊其事。其後，她在法國南部寫信給我，表示她對於英國大罷工的意見，她說：『我

知道你一定高興知道英國總同盟罷工的事情，那時我正在倫敦。雖然牠因為職工組合委員會一部分的貽誤而失敗，但是工人們的休戚相關和力量仍然極可驚異的表示。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很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自驕了，因為在過去的多年，我們是總同盟罷工的獨一宣傳者。那時我們飽受了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恥笑，然在現在，總同盟罷工已經見諸實行了。英國工人現在雖然只為他們的首領爭得一些利益，而自己沒有得到解放，但這是無關的，將來，他們會知道「總同盟罷工」是極重要的經濟武器。……」隨後她又做了一篇文字，專論此事，已由友人雷甘譯出載民衆十六期了。今年九月，她從法國的St. Tropez (Var)寫信給我，說她將在十月七日同柏克曼往坎拿大 (Canada)出發，作游行講演，但恐難以登岸，如果然上陸，她將在坎拿大過冬，在明年三月內返倫敦。隨後，從阿根廷出版的“La Protesta”日報上知道她已安抵坎拿大了。

自  
由  
的  
女  
性



## 結婚與戀愛

一般人對於結婚 (Marriage) 與戀愛 (Love) 的概念，以為牠們是同意的而且出發於同一的動機 (Motive)，同爲人類的需要。像這樣極普遍的概念，決非實在的事實，只是一種迷信。

結婚和戀愛，沒有什麼共通的地方；牠們的距離如南北極一樣，事實上是彼此相反的。自然也有許多結婚是戀愛的結果，然而並非因爲結婚才能確定愛情，只因爲許多人不能超然於習俗之外。在今日，有許多多的男人和婦人對於結婚原沒有什麼好處，他們只爲了習俗的意見便屈服下了。總而言之，有些結婚是基於愛情是真的，而在有些情形，愛情在結婚生活中繼續下去也同樣是真的，不過我以為愛情與結婚無關，並且也

不是因為結婚的緣故才有愛情

在他方面，有人以為戀愛是結婚的果，也是大大的謬誤。人們偶然聽得一對夫婦在結婚以後陷於愛情的奇情，就自以為所見甚是；然而經過了精密的攷驗，便知道那不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調協罷了。真正的彼此相處既久，其去戀愛的天性 (Spontaneity) 熱度 (intensity) 和美 (beauty) 必漸遠；然而沒有了這些要素，男女中間結婚的親密便必會漸漸減低的。

從牠的起原上講，結婚是一種經濟的條約 (economic arrangement) 是一種保險合同 (insurance pact)。牠和通常的人壽保險契約的異點，只是在前者比較後者還更堅密確固。若把牠和投機事業相比，其異點在前者的酬報較後者為輕而已。人們對於保險政策，只不過付出若干元角的貨幣，然猶有停止付給的自由；至於婚姻，則婦人的保險費 (premium) 乃是丈夫；而以她的名譽，秘密自尊和她的生命相付，之死靡他。尤有進者，婚姻的保險，使她做了依賴丈夫的寄生蟲，在個人方面，在社會方面，都是無用的廢物。

男子也是一樣的要對於國家付出租稅 (voti) 但因為男子的活動闊較廣所以在婚姻一層，不若婦女被束縛之甚。他只有感覺得在經濟方面的束縛要比較困重一些罷了。

若把但丁 (Dante) 在『Inferno』(地獄) 中的格言，移用於婚姻上面，也是不錯的。他說：『一個人進了此地以後，便沒有希望了！』(Oh, voi che entrate, lasciate ogni speranza!)

結婚是一種失敗，除了傻子以外是沒人否認的。人們要知道結婚是如何的一種慘苦的失敗，只須看一看離婚的統計便可證實牠了。但是一般頑固者流，反詭爲之辯，謂爲離婚律 (divorce laws) 弛緩的結果，而使婦女日趨於放佚。其實如第一，每十二人結婚，結果有一人離異；第二，自一八七〇年以來，離婚者，每十萬人中，自二十八人增至七十三人；第三，自一八六七年以來，因離婚而發生之通姦增至百分之二七·八；第四，私逃者增至百分之三六九·八。

在此可驚的統計數目之外，還有很多關於此類的劇曲和文學的材料。羅倍特赫利

克(Robert Herrick)在一同(Together)中庇耐羅(Pinero)在中峽(Mid-channel)中以及其他著作家之許多作品，亦嘗討論到這種愚駭之舉，謂爲無味卑賤，而否認結婚是和諧與了解的因素。

富於思想的社會學者，深不滿於此種普遍的迷信，而且對於兩性生活深加研討，以求明晰結婚苦痛的理由。

愛德華加本特(Edward Carpenter)說過：兩性一生的境遇，建立於結婚之後；彼此間的境遇既殊，則男子和婦人只不過是一對陌生人罷了。因爲有了迷信風俗和習慣的高牆爲之分隔，於是結婚便沒有彼此間的——和關於彼此間的發展智識之可能。然而智識的發展一朝沒有了，每一個聯合是會陷於失敗的。

易卜生(Henrik Ibsen)是社會上一切虛偽的憎惡者，他差不多是實證這偉大的真理的第一個。挪拉離開了她的丈夫，不是——如像那愚蠢的批評家所見到的——因爲她疲於她的責任，或者感覺到女權的必需；而是她覺得在八年以來，她和一個陌生

人同處並爲他養了幾個小孩。還有別的更比兩個陌生人終生親近的恥辱和卑賤嗎？現在的婦女，除了對於男子的進款以外，一切都是不求知道的。婦女的智識，除了如何去美飾容貌以外還有什麼？我們決不助長神學上的神話，以爲婦女沒有靈魂，她只是男子的附屬品，是男子的肋骨造成的。卽堅強的士君子，還怕他的影蔭，何況是婦女呢？

或者以爲婦女所自來之物質的惡劣，而使她居於下流嗎？若謂婦女沒有靈魂——究何由得知呢？除此而外，以爲婦女的靈魂愈乏，她爲人妻婦如產業之情況也愈甚，而爲其夫的玩物也愈固——這便是以爲「男子無上」的奴隸的默認，因而使婚姻制度得歷如此的悠久的年代而依然存在。但是現在的婦女們已覺察到她們自己了，也知道她們自己是主人恩惠以外的「生物」（或實體）了，那莊嚴的婚姻制度將漸消滅而不復有感情悲苦的終局了。

大半在孩童時代的女子，卽教以結婚爲她的最終目的，因此她所受的訓練和教育，一定引導她向着這目的走。她也像那飼肥而食的蠢獸一樣地準備着。尤其可怪者，卽便

是爲妻爲母的職能亦所知無幾，還比不到通常的匠人對於他的職業知道得更多些。一個可尊崇的女子，也只知道與丈夫有關係的事體，這真是可鄙的啊，因爲那「尊嚴的疵謬」（譯者案，此處照西班牙譯文，應爲「尊嚴的現象」）牠必需用結婚的誓約來把卑污的飾爲極純潔和極神聖的條約，使人不敢對牠發生疑問而且批評牠，而且那恰恰是婚姻維持者的態度。爲人期待的妻子和母親，只有在爭鬪場中——即性的當中，昧昧然困頓其一生，所以她同一個男子一投入與生俱久的關係中間，便只有被那極自然而康健的本能——性所震恐，抗拒和虐待。總之，大部分由於結婚（matrimony）所受的不快，悲哀，痛苦，和體格上的悲痛，都由於性事實的愚昧所致。而這種愚昧，却爲人所讚美爲一種美德的。就是說許多家庭都爲了這種可憐的事實而破壞，亦非過甚之辭。

假使婦女沒有經過國家和教會的核准而自由地充分地探討那性的神祕，她必會被人指責，以爲她不配做善良君子的妻室。而這所謂「善」（goodness），只不過空虛的頭腦和充實的金錢罷了。天下還有比富於生機與情感的康健婦女，迫而違反自然的需

求毀滅她極深刻的希望，損害她的健康，破碎她的精神阻礙她的想像（Vision）抹去她性的深邃而光榮的經驗，讓一個所謂「善」人擺爲一己的妻室——更暴虐的嗎？那便是結婚的正確的意義。像這樣的契約結果，除了失敗而外，還有什麼呢？這便是結婚不如戀愛的一個而且還是重要的因子。

我們現在的時期，是一個實行的時期。（*Nuestra época es muy positiva, muy práctica*）當羅蜜歐和殊麗耶（*Romeo and Juliet*）爲愛情而觸忤其父親的暴怒時期，當格勒琴（*Gretchen*）爲愛情而被燻戮（*an holocausto*）於鄰家的時期已經不久存了。假如在偶然的情景之下，青年人縱情於羅曼史乘，他必爲年長者所撻擊以至於他的『悔悟』。

那向女子注入的道德教訓，並不是問男子曾否激起她的情愛而只問『有若干』金錢。樂利生活的美國人唯一而重要的上帝，便是這男子能謀生嗎？能供養一個妻子嗎？那便是結婚的唯一的事件。牠漸漸地浸灌了女子的思想；於是她的夢境不是清輝的月

光與甜蜜的接吻不是暢懷的歡笑與悲苦的淚啼牠的夢境只是市店的巡行與買賣的估計。這種『靈魂的貧乏』(Soul-Poverty)和鄙賤都是結婚制度所遺襲的原素。國家和教會之所以贊助這種主張，因為那可以使國家與教會成爲控制男人和婦人的必需之故。

無疑的，有許多人仍然視戀愛高於金錢。尤其是爲「經濟的必需」——(economic necessity) 所迫而自給的階級。爲此有力的因子所造成的婦女位置之重大變遷，已經形成爲一種現象，我們可以回憶當牠進入工業時代的期日還非遙遠。六百萬女工錢獲得者 (Women Wage-earners) 六百萬與男子同受掠奪的婦女去實行罷工，不獨此也，甚至於還飽挨飢餓。其餘呢，還有六百萬女工，在人生之每一步，困頓於從最高的腦力工作以至於採礦修鐵路的最艱難的卑賤工作；是的，甚至於還做了包探和警察。解放是誠然完成了的！

可是，卽如上所述的女工中，只有極少數能像男子那樣視工作如常事。然而男子不



論如何衰老他還能獨立自給啊我知道在我們現代的經濟場中沒有一個人能够眞眞獨立的；自然，即極窮苦之人，亦憎爲寄生者，而究其實，寄生者仍多不可縷計。

婦女視其工人的地位爲暫時的，待第一次估價者至，便可以棄而不顧。這便是組織婦女們比男子們爲困難的原故。『爲什麼我要聯合爲一個組合（union）呢？我快要結婚和組織家庭了。』在她的孩提時代，不是以結婚爲她的最終職業（ultimate calling）來教導她麼？然而她不久便可以覺得那家庭的監獄，雖不及工廠的之大，然而還有更堅固的門牆，還有一個如此忠實的看守人，一切都不能逃脫他的監視。而最悲慘者，家庭絕不能把她從工錢奴隸（Wage-slavery）中解放出來，牠只能增加她的重負。

依據委員會關於勞働，工錢和人口之聚積的最後統計，在紐約的工錢勞働者有百分之十是結過婚的，可是他們仍不能不繼續在最可憐的工資下工作。若還加上家庭的苦役，試問家庭還有什麼保障與光榮呢？在事實上，縱使其爲中產階級之女子，在結婚後，猶且不能言其有家，而必待其夫爲之創造環境；至於丈夫之爲兇暴與柔愛與否，已非重

要之點我所欲證明者乃謂結婚是婦人在家的保障，只有依賴她的丈夫的恩惠，她年復一年地在「他」的家中勞働，一直到她的人生變成了窄隘拘謹，她的環境變成了陰霾晦黑，不堪復問。假如她敢於喋喋不休，乏於忍耐的心性，而且把她的丈夫逐出家外，她便會失掉行動的自由，而且也無處可適。除此而外，在她的結婚時期中，一切的才能全被剝脫，對於外邊的世界，絕對不能參與。於是她嬌顏漸失，舉動亦鈍，果斷失而依賴生，庸庸懦懦，如一龐然死物，惹起許多男子們的憎恨與蔑視，豈不是一生之奇異的激刺的情景嗎？

然而，有謂：若沒有結婚，又將如何去保育嬰孩呢？這豈不是一切中極重要而極可注意的嗎？啊！虛偽的人，偽善者流！結婚既可以保育嬰孩，然而為何還有整千的小孩孤苦零丁，無家可依呢？結婚可以保育嬰孩，然而為何孤兒院和感化院却多不可計？防止虐嬰社（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格里會（the Gerry Society）却皇皇然以「愛」親所殘虐的小孩而為之愛憐保育？！這豈不是滑稽嗎？

婚姻有「引馬臨水」(bring the horse to water)之力，然決不能強之就飲。法律

可以捕囚其父親可是能免嬰孩於飢餓嗎？若其父母皆無職業，結婚又奚爲者？若以法律的名義，捕他來受裁判，囚他於牢獄之中；他的工作，仍非爲小孩，而只是爲的國家。小孩所得的，不過受他的父親笞撻的記憶罷了。

若說到婦女的保護，——其中便伏了結婚的禍根。其實，結婚不能保護她，反適足爲她的禍害。如生活的被凌虐，人類貧嚴的墮落，不能不永遠歸罪於這種寄生制度。

還有一種相似的父亲系制度 (Paternal arrangement)——資本主義 (Capitalism)，——剝奪人的天賦權利，阻礙他的生長，醜毒他的身體，閉錮他在愚昧貧乏和不能自立之中，然後才施之以慈善事業，結果，使人類的自尊剝滅淨盡。

結婚制度造成婦女的寄生，——絕對的依賴。使婦女在生命鬭爭中沒有能力，絕滅了她的社會意識 (Social consciousness)，迷惘她的想像，於是始施以恩惠的保護。其實所謂恩惠的保護，原不過一條蛇虺，人性的滑稽文字。

假如母性 (Motherhood) 是婦女天性的最高的成就——最上的使命，那麼，除了

戀愛和自由 (freedom) 而外還需要什麼來保障呢？結婚只有姦污凌辱和腐朽她的完成的。牠向婦女們說，你只須服從我，便可以生活下去。假若她拒絕拍賣自己以購買母權，牠便要加她以嘲笑——懲罰。即或孕育由於脅迫與非願，結婚亦加以承認。假若母性（即孕育生子）出於自擇，戀愛，慕悅，熱情，那末牠並不以王冠加於那天真爛漫者的頭上，而反在上面鐫刻一些可憎的血字——私生子 (bastard)，結婚不僅沒有包含一切完

成牠的德性，反之，他的反對母性的罪惡，從戀愛的領域把牠排除出去了。

戀愛在一切生命中是極強烈而深邃的原素，是希望愉樂與狂喜的前驅；戀愛是一切法律和習俗的藐玩者；戀愛是人類命運的最自由而有力的鑄型。怎麼能把這樣偉大的力量 and 那可鄙的國家和教會所產生的莠草——結婚視爲同義呢？

自由戀愛 (free love) 戀愛沒有別的，只有自由！人能够買得他人的腦髓，但是世界上億萬的人却不能買得愛情。人能驅策別人的身體，但是地球上面一切的權力却不能驅策愛情。人能略取一切國家，但是盡其軍力亦不能把愛情略取。人足以桎梏別人的

精神但是在愛情的面前他便沒有辦法了即使他據有高貴的王位其富足以驅使一切以供其揮霍，然而愛情設若不爲所有，他還是貧困而且是孤苦的。假使有了愛情，便是蓬門茅舍，亦覺溫暖光華；生活煥然，且富濃興。愛情具有使乞丐變爲帝王的魔力。是的，愛情是自由的，除了自由，愛情便不能存在。牠在自由中間，常常是無拘無束的，豐富的而且是完美無瑕的。世界上一切的法律，一切的法庭，不能把牠從根固了的土壤中去。假使那土壤是貧瘠的，結婚又怎能使牠結果呢？這和那飛逝的生命當中與死相抗的失望鬪爭是相似的。

愛情不需要保護，牠保護牠自己。（“Love needs no protection; it is its own protection.”）在愛情有了生命（實現）時，沒有一個小孩會遭棄置，會挨飢受寒，會缺乏愛撫的。我知道這是不錯的。我知道婦人們和爲她們所愛戀的男子相愛而自由由地生育兒女。有些小孩們愛護得很週到，因爲有了自由母性（free motherhood）的緣故。強權的防禦者，懼怕自由母性的實現，因爲對於他們不利。假使婦女們拒絕小孩之

雜亂生產，而須自由協意加以選擇。那末將來誰願去爭戰呢？誰願去創造財富呢？誰願去候警察，獄卒呢？於是帝王，總統，資本家和教士一齊都叫道：人種！人種！縱使婦女墮落而為機械，人種是必須保存的——而且婚姻制度是我們反對婦女惡毒的性的覺悟（The pernicious sex-awakening of woman）的獨一安全的遮蓋。然而他們是枉然的，這些支持國家的野蠻勢力，那教會的告令，統治者瘋狂的攻擊，縱使有法律的鐵腕，也是枉然的。婦女絕不願為病弱衰脆的人種生產，因為他們既沒有力量又沒有道德的勇為以推倒貧困和奴隸的桎梏，反之她願意在自由中，在經過自由的選擇，而不由婚姻的脅迫以生產較少的和較善良的孩子。我們的偽道德家（Pseudo-moralists）也曾探討過對小孩的責任的深意，他們知道，自由的戀愛在婦女的胸中覺醒起來了。他寧願永遠捨去母性的光榮，不願在毀滅與死亡的空氣中生活。而且，假如她做了母親，便把她所能產生的最深致和最好的給予她的孩子。「與子俱長」（to grow with the child）是她的箴言；她知道只有在這樣情景中，才能幫助自己建築真實的『爲人之道』（Manhood）和

## 【婦女之道】(Womanhood)

易卜生曾經有過「自由母親」(free mother)的想像，她用了全力描寫出一個爾文夫人 (Mrs. Alving) (參閱易卜生名著羣鬼 Ghosts ——譯者)。她是一個理想的母親，因為她曾經越過結婚和牠的一切恐怖，因為她曾經破碎了她的鎖鍊，使她的精神自由而高舉，直到了牠回復了「人格」(personality) 再生 (regenerated) 而且健壯的時候。啊！去拯救她生命的歡愉——她的奧斯瓦德 (Oswald) 是過遲了；但是去實現那美麗的生命唯一條件，即是在自由中的戀愛，還是不為過遲的。那些像亞爾文夫人那樣曾經為她們的精神覺悟而流了血和淚的婦女，視結婚如欺騙，淺薄，空虛的嘲笑而棄絕之。她們知道，不管愛情，只有一剎那的存在，或者有始無終，牠只是為新人種新世界而創造而激勵而提高一種基址。

在我們現在的情形之下，戀愛實在還不為大多數人所了解，誤解的根還不深固；牠不久會枯萎和滅亡的。牠精細的纖微終不能支持逐日銷磨的壓力。牠的靈魂複雜了，絕

不能使牠自己和我們社會組織的窄狹緯線相融洽的。牠和那需要牠的人們一同號哭呻吟受苦，然而終沒有能力以自升於戀愛之頂。

有一天，有一天男人和女人將要起來，他們要爬到山的尖頂，他們是如何的強健而且自由，預備去接受，去享有而且去沐浴那戀愛的黃金色的光輝。啊，怎麼樣的想像，怎麼樣的一個詩的天才，才能在男人和女人的生命中，預先見到這樣一種力量的可能啊。看，宇宙的發展到真實的伴侶之誼 (true companionship) 和一致 (oneness) 的程度了，牠的母親乃是戀愛——而決不會是結婚，這是確無可疑的。

## 婦女參政論

我們自誇：我們的時代是進步的，是科學的。然而我們仍然相信那偶像的崇拜，豈不可怪嗎？不錯，我們的偶像，從物質上看，原有區別，然而他們在人類心靈上的勢力，和慘苦的結果，仍和舊時一樣。

我們現代的偶像，便是『普遍的選舉』(Universal Suffrage)。那些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的人，想煽起流血的革命來獲得這種權利；而那曾經得到的人，却在此萬能的神的祭壇上，受了重苦的犧牲。如有人敢於向這神聖發出疑問，他接受的咀咒是：『讓他去受苦罷！』

婦女是比男子更爲酷嗜的偶像崇拜者，雖然她的偶像或有變易，但她終不管她的

上帝是否卑鄙惡劣的東西，還是屈膝舉手，頂禮膜拜，所以自有史以來，婦女便是一切神的虔誠維護者。她更付給她的惟一的神所要求的代價——她的自由，她的心血和他的生命。

尼采（Nietzsche）說過一句很可記憶的箴言：『當你走到婦女面到，須帶着一條鞭子，』看來這句話是很苛刻的。然而却可以表示出尼采心中對於歸女崇拜她的神的態度。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國境內，婦女迷信基督教，還遠不及迷信佛道之甚——譯者），蔑視婦女為卑賤之物，等於奴隸。妨礙她的天性，桎梏她的精神，然而基督教之最虔敬的維護者還是婦女。假若沒有婦女的維護，宗教早已不是民衆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圈子了。全世界專誠的教堂工作人和極無倦容的教士，只有婦女。只有常常匍匐頂禮於束縛她的精神，奴隸她的身體的神壇前而犧牲的婦女。

殘酷的惡魔——戰爭，她劫奪了婦女們的親愛者，掠奪她兄弟，愛人，兒子，而償給她

一國孤獨淒涼的生命。然而戰爭的維護者和崇拜者還是婦女，她把略取權力的貪慾灌入她的小孩；她把所謂戰爭的光榮輸入她孩子的耳內；她假扮軍樂的音調和槍礮的喧聲，來撫眠她的孩子。而且她還尊仰崇敬那從戰爭中得勝歸來的劊子手——那便是婦女。是的，婦女們向着那殘酷的惡魔——戰爭——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了。（中國的古板守舊婦女，還有深深的憎惡戰爭的觀念；而所謂新式女子，到漸漸的加增了戰爭的信徒——譯者。）

再來說說家庭。家庭是怎麼樣的一種可怖的偶像崇拜！牠是怎麼樣的減削婦女的生活機能！——這種近代的鍍金於柵的監獄，其輝煌的外表，使婦女心旌搖蕩，目爲之眩，而爲妻爲母爲女主人以犧牲其一生。然而婦女從不覺悟，仍然堅持的依附她的家庭，依附那禁錮她的權力。

然而有人說，因爲婦女們認許了她曾經鞠躬盡瘁過的教堂國家和家庭的本來面目，所以她獲得參政權來解放她們自己。這種情形，在一部分少數人或許是真的；但大多

數的參政論者，却公然擯斥這樣的誹謗（Blasphemy）。反之她們還主張婦女得了參政權以後，會成爲一個良善的教徒，良善的主婦和國家的堅貞的公民。可是，參政權是什麼？不過是一種伸長婦女自有史以來卽虔敬獻身於神權的工具罷了。

最可驚者，她們竟在她們的新偶像——婦女參政之前，如此的虔敬，如此的堅毅，如此的卑身屈節。像昔日一樣，她能夠忍受迫害，禁錮，苦痛和一切形式的凌虐，而且在臉上依然現出欣欣的笑容。她還像昔日一樣，對於二十世紀神祇之開明的奇異的希望——參政之前致敬。以爲生命，快樂，自由，獨立——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參政得來。她全不顧及那五十年前聰明的民衆所已會知道的真理——那參政是一種罪惡，牠只能束縛人民，禁閉民衆的眼目，使他們明白自己是如何被詭詐的奸宄們壓制。她們不管這些，只盲目的崇信着。

婦女對於平等參政的要求，大半基於那一「婦女必須具有參加社會上一切事業的平權」這個論點上。假使參政是一種權利，或許便沒有人反對了。唉！人心之愚昧，竟不知

那是一種欺詐的權利是如何可欺啊！或者以為那不是一部分人製定的法律，而迫他部分的人服從的極殘暴的欺騙嗎？然而婦女反大聲疾呼，以要求此曾經在社會上造成如此苦痛而且掠奪了廉潔自好者的黃金機位，以要求此曾經惡化一般民衆而使他們被劫掠於喪盡天良的政治家之手的一種欺騙，豈非怪誕？

啊！那可憐的愚昧的自由美國的公民！他以為獲得了普遍選舉，便可以免於挨餓受凍，免於躑躅官道；而且以為藉此權利，便可以鎔化頸項上的鎖鍊了。其實，他所獲的不過是同盟拒用 (Boycott) 和防守 (Picket) 以及一切緊束之勞働律 (Labor Law)，劫掠他的勞働產品罷了。然而二十世紀中偶像崇拜所生之悲慘結果，仍不能使婦女受一些深刻的教訓；反之，還有人告訴我們，婦女是應該去澄清政治的。

我不必聲明，我不是根據習俗，以為婦女和男子原是不平等的而反對婦女的參政。而且我也決未從身體上，心理上，或者心靈上的理由來否認婦女應有和男子一樣的參政權。但是，那以為「婦女能完成男子所已曾失敗過的」這種謬誤觀念，却不能迷蒙我。

假如說婦女不會把事體弄得更糟，那末她也的確不能把事體弄得更好，因此我們如確以爲她能澄清一切沒有希望可以澄清的事，直等於相信她具有無上的能力。自古以來婦女的最大不幸，便是若不被人視作天上的安琪兒，便被人認爲地獄中的魔鬼，而不知她的真正解救，還是應該把她放在現實的世界上，認作一個『人』。因爲有那樣被人玩賞的或被人憎視的情景，她便投身屈伏於一切人類的愚騃與謬誤之下了。此刻我們還相信「兩種錯誤」會形成「一種正確」嗎？假如婦女果投身於政治的決鬪場中，我們能夠確說她們能減少那爲政治所遺襲下來的鴆毒嗎？恐怕狂熱的參政論者，也將不能爲此愚騃辯解罷。

事實上，普通選舉最進步的學者，亦曾證實那政治權力的一切現存制度，是荒誕的，而且不適於人生的需求。即熱信婦女參政的女博士宋墨爾（Helen A. Sumner），也有此觀念。在她的大著平等參政（Equal Suffrage）上說：『我們在可羅拉多（Colorado）發見那平等選舉很明顯的表示現存制度的原始的腐朽和墮落的表徵。』自然，宋墨爾

博士的心中原有一種特別的投票制然而終不能逃出代表制的全機械結果是相同的。像這樣的基礎，要想了解如一個政治因子的婦女，須如何去能使自己和其他的人類受益，是很艱難的。

但是，我們的選舉投票者說：請看一看那婦女參政已經完成了的國家，如澳大利，新西蘭，芬蘭，斯堪狄那維亞各國和美國的四州——依打和 (Idaho) 可羅拉多 (Colorado) 外歐明 (Wyoming) 和烏塔 (Utah)——不是都有成就嗎？是的，『距離遠而幻惑生』——或者，如波蘭的諺語：‘It is well where we are not’，因之人們以為那些國家和別的不同，他們在那裏有較大的自由，有較大的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平等，能享為人的樂趣，能更深刻的了解社會上的鬭爭，和包含於人類中的一切重要問題。

奧大利和新西蘭的婦女能夠投票選舉，而且能夠參加法律的製定。但那裏的勞工狀況會比那正在進行選舉競爭的英格蘭好些嗎？那裏會有比在英格蘭更快樂和自由的孩子，會有比在英格蘭更大的母性嗎？那裏的婦女沒有被人視為性的商品 (Sex)

Commodity) 嗎？她曾經把自己從那男女的兩重清淨的道德標準中解放出來嗎？確實的，沒有一樣。只有腐敗的女客才敢於冒昧的用肯定語氣來答覆這些疑問。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似乎像指奧大利和新西蘭同墨卡 (Mecca 亦作 Mekka 亞拉伯聖地，伊時拉米士蒙 Islamism 的中心，摩罕 墨得的生地，每年的朝禮者達數萬人——譯者) 一樣完成了平等選舉的可笑了。

在他方面，奧大利的真正政治情形，如厲行嚴緊的勞働律以壓迫勞働者，如未得仲裁會議的批准而罷工，與叛逆同罪。這些事實，他們是知道的。

這個時候，我並不是暗指婦女參政對於這些事實應負責任。我只是說，沒有理由可以指出奧大利婦女們的力量可以使勞働者從政治管理 (Political Bossism) 的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

芬蘭曾經把婦女參政權畀給婦女；不獨此也，甚至還有列席國會的權利。但她們會否發展那偉大的英雄事業——一種熱誠獻身，能超過俄國的婦女嗎？當日的芬蘭，也如

俄國一樣在血腥的「沙」(俄皇)的鞭笞之下受害，但試問芬蘭可曾有拍樂夫斯嘉雅(Petrovskaja)即刺殺亞歷山大第二的蘇斐亞——譯者)斯比麗多諾瓦(Spiridonova)非格納爾(Figner)和佈勒奇可扶斯卡雅(Breshkovskaja)即俄國革命之祖母——譯者)嗎？可曾有欣欣然為她們的真實而放逐西伯利亞的芳年少女嗎？芬蘭是正需有那種為解放而奮鬥的英雄，為什麼投票的制度沒有把他們產生出來呢？芬蘭民衆的唯一復仇者乃是男子而非婦女，他們所用的利器，是比投票還更有效的。

現在就來講講那人們常以為例證的婦女能參政的各州。在那裏，為別的各州的婦女所不能享有的投票權，究竟成就些什麼？或者，她們竟因沒有投票權而不能使用別的奮力以求成功嗎？

真的，在婦女有參政權的各州裏，有產的婦女們，是保有同等權利的。但是對於無產的婦女們，和靠體力勞動以糊口的整萬工錢勞動者，參政權是沒有利益的。平等的參政權，不會而且不能影響到他們的慘況，便是宋墨爾博士也是知道和承認的。她是一個熱

心的主張參政者，並且由紐約的「大學平等參政同盟」(Collegiate Equal Suffrage League of New York)派赴可羅拉多州採集贊同參政的材料，她自然不會輕易便說出貶損的話來；然而她告訴我們道：『平等參政權對於婦女的經濟狀況，影響甚微。婦女雖做同等的工作，仍不能得同等的報酬。並且可羅拉多州自從一八七六年以來，即享有 School Suffrage，但女教師的薪資還比在加里福尼亞州 (California) 的爲少。』然而在別一方面，婦女在三十四年前雖已獲得 School Suffrage，在一八九四年以來獲得了平等參政權，但在頓飛爾 (Denver) 可羅拉多州的首府——譯者) 經了幾個月的調查，竟指出有五萬個不健全的小學生，這些事實，宋墨爾是不知道的。並且還有極多的婦女，參加教育部內辦事；他方面，可羅拉多州的婦女還通過了極嚴厲的『小孩和動物的保障法』。她更在政府的機關內，盡心於孤苦無依的，不健全的和犯罪的小孩之保障，然而結果仍是失敗。假如一個城市還有五萬個不健全的兒童，婦女們對於他們的看護和興趣，是如何的失敗啊！婦女參政既已顯明的失敗於極要的社會的後裔 (Issue) ——

兒童還有什麼光榮呢？婦女加入了政治場合，其正義的崇高意義又在那裏呢？當一九〇三，礦坑主人和西部礦工組合（Western Miners' Union）發生爭鬪，裴爾（Bell）將軍厲行恐怖的時期，工人們在夜間被迫離牀，驅其外出，投之暗獄（Calabozo），宣布他們永受泥犁之苦，那時的女政治家在那裏去了？爲什麼她們不使用她們的投票權呢？然而她們實在是幹過了的。她們夥同出力以挫折具有仁心的省長懷德（Waite），取消他的職位以獻於礦主的御用哈巴狗庇薄提（Peabody）。他是勞働者的仇敵，可羅拉多州的暴君。『不錯，男子的參政，不能有更良善的設施，』但是從婦女參政那裏，又得了些什麼對於婦女和社會的利益呢？由這樣看來，那以爲婦女能夠澄清政治的成語，不過是一種神話而已。深悉依打和可羅拉多，外歐明和烏塔的政治狀況者，斷不會出此。

婦女——其本質上是个純潔者（Puritan）——的本性，原來是拘泥固執和殘酷暴厲的，她想盡其能力，照她的理想來改善別人。例如在依打和省，她剝奪了街市上姊妹們的公民權利，並且宣稱一切『下流性格』的婦女，不宜於投票選舉。『下流』一字，自然

不是『在婚姻中賣淫』(Prostitution in Marriage)的解釋，而是懸為厲禁的非法的賣淫和賭博。要之，一切屬於女性的法律，都是和別的法律一樣，是莫名其妙的。她們頒行不久，但她們的趨勢，却反打開了地獄的一切門戶。即是說，自賣淫與賭博的法律定，於是賣淫和賭博的職業，更比從前氾濫了。

在可羅拉多省，婦女的清淨主義，更表示得非常之嚴厲。『自婦女有投票權以後，凡生活不淨和出入酒樓妓院的男子，都逐出了政治的場合』(見宋墨爾著平等參政——原註)。然而我要問：孔斯托克兄弟(Brother Cochrane)還能更嚴厲一些嗎？一切的清淨教主們究竟能夠更做出一些什麼呢？我還奇怪許多婦女怎樣能實現如此的豐功偉烈，而且奇怪：何以她們不知道這並不能提高婦女而只能使她們變為政治上的偵探；她們不是為的是善因，而只是——如一個可羅拉多的婦人所說——『她們高興闖入未曾入過的私室以盡力搜查關於政治上的和其他的事物』(見平等參政——原註)是，她們還能夠闖入——還能夠刺發人類的靈魂和她的隱微偏僻之處。婦女們慾望的

滿足沒有更醜惡的了。當她得了做政治家的好機會時，要她不去享樂，那是不可可能的。

『有生活不淨和出入酒樓妓院的男子，』不錯的。但是人們都要在這樣名譽的週遭——政治之下，受了若干的重壓：他方面，參政的婦女自然是異常忙碌的，她們何從決定誰的生活是清潔的呢？那些美國的虛偽固執者流，對於富貴階級的男女的荒淫沉湎處之漠然；而獨斤斤然吹毛求疵，以指摘貧苦人家而科以禁制。若非他故，婦女一朝得了政治上的權力，就其對於人生的褊狹和清淨態度，必為自由的大敵。至於男子則不然，那依然沉溺束縛婦女的迷信，早為男子所破除。在經濟競爭的戰場中，男子已不得不習得效能判斷能力和自給等等的的能力，所以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性癖把清淨主義的碼尺來衡量別人的道德。在他的政治活動的場合，也不囿於愚昧，而已漸漸的覺悟了。並且，假如他不是一個情感的改良家或者是陳腐的殭尸，他一定知道政治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污沼。

婦女好談政治的進步，以為她們能深知野獸的天性。她們在自足和自私的心性中，

却相信她們有馴養的野獸能力而使之變爲溫良馴熟如山羊一般的東西。她們以爲婦女決不會出售她的投票，而且婦女政治家也不會賄買別人的投票，這真是欺人自欺！想她的身體，尙能爲物質上的報酬而拍賣，何況她的投票？這些便是可羅拉多和別州的成績，便是贊同婦女參政者，亦不能爲之辯。

我曾經說過，婦女對於人事的褊狹觀念，不是她不能爲一優越的政治家的唯一論證。還有別的方面，便是她終其生的經濟的寄生生活，蒙蔽了她的平等意義的概念。她大聲疾呼的要求和男子平權，而且我們知道：『有些婦人還在不合意的區域盡力宣揚』（見宋墨爾著平等參政——原註）但試看那視地獄如天堂，爲她們的理想而捨身奮鬥的俄國婦女，她們能與之相比而及其萬一嗎？

婦女要求有男子一樣的權力，而且怨恨她不能踣擊男子而致之於死；但在男子方面，他都坦然吸煙理帽，並不像走狗測卒之流，從座上躍然而起，以試其獨夫之勇。這些雖然是瑣屑之事，却是美國參政論者天性的鎖鑰。不錯，她們的英國姊妹們已拋棄了這些

愚蠢的觀念了，她們表示出最高限度的要求和支持其要求的英雄意志。這些英國參政論者的英概和毅力是值得欽許的。爲了她們的奮力和戰鬥的方略，竟能把頹喪無勇的婦女鼓舞起來。不過她們仍然缺乏了真正平等的重視。她們想把耗費許多勇士的偉大精力來建立一條利益於少數富貴婦女的議案，而這議案，對於多數勞動女工絕對沒有一些利益。這有什麼理由呢？假如她們做了政治家，她們定會是一些機會主義者。假如她們不能獲得全利，亦必掠取其半。然而，假如她們是聰慧的和自由的婦女，她們應該知道：假如投票選舉是一種工具，那麼，貧困無業者對於她的需要，當較經濟上優越的階級尤甚。並且須知道那富者階級，早因爲有了經濟上的優越權而享有極多的權利了。

英國婦女參政的著名領袖班霍斯特夫人 (Mrs. Emmeline Pankhurst) 在她的美洲游行講演的時候，曾經自己承認過：在政治的上級和低級的中間是不會有平等的。假如這句話不錯，那末，在經濟上遠不及因夏克勒登法例 (Shackleton Bill) 夏克勒登是一個勞動者的領袖——原註——而獲利的貴婦們的英國女工，怎樣能使之和政

治上有優越權的婦女平等？據此，則無異乎要在勞働婦女的背上，既使其背負經濟上的主人，又復強其背負政治上的操縱者。假如英格蘭的男女普遍選舉一朝確立，她們會陷於這樣的慘境的。不管工人們是如何的苦力操作，他們終究是不能不償付他們掙來的血汗。並且那些相信和追逐選舉權力的人，如果他們覺得沒有利用那勞働者的時候，他們是不會顧及什麼公道的。

美國參政運動，到了現在還是應接室中的事情，和民衆經濟的需要是判然分離的。如像安東尼（Susan B. Anthony），自然是一個特出的婦女。但她不僅不同意於——而且極端反對工人；她一點也不猶豫的處處宣揚她的反抗。當一八六九年紐約印刷工人罷工的時候，她勸告婦女們去更替罷工者的職務（見平等參政——原著）。我還不知道她在死之前，曾否把她的態度改變過來。

自然，也有一些參政論者和女工聯絡，舉個例，譬如婦女職工組合同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但她們人數極少，而且他們的活動，在本質上是經濟的。其餘者，

都視勞働爲上天的正常規定。他們以爲假如沒有貧人，富者將變成什麼樣子呢？假如不是八百萬的工錢勞働者，那一週的費用超過工人們一年的獲得的偷惰寄生的貴婦女，又將變成什麼樣子呢？平等啊！誰會聽過這些話頭？

有些國家如北美合衆國那樣，常常有這種驕恣倨傲和諂上驕下的婦女，尤其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中國何嘗不是這樣，尤其是自誇解放而實不懂得解放的新式女子——譯者）她不僅自視和男子平等——這是不錯的，——並且還以爲比男子高貴。尤其是以她的真潔善良和道德來炫人。所以美國參政論的婦女爲了她的投票而要求極大的權力是不足怪的。在她的誇大的思想內，並未會覺得她是如何真實的一個奴隸；而且不知道他之爲男子所束縛，還遠不及爲自己愚昧的觀念和傳說所束縛之甚。參政不能改善那種可悲的事實，反之，只能使之增劇。不錯，她已然這樣做了。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婦女領袖，要求婦女不僅應有同等的報酬權利，而且應得其夫的報酬。假如丈夫不供給他的妻子，當受鞭笞的刑罰。而且他在獄中工作所得的工錢，也

應歸妻子收用，而別的著名的參政論，也宣稱婦女的投票，可以消滅爲全世界智者勇者合力所不能動搖的社會罪惡。最可惜者，造物已安排好了萬物的偉大可驚的組織和秩序，即便是男女的平等，不然，婦女將會因參政而完全凌駕於男子之上了。

沒有比崇拜偶像更危險的事了。假如我們生當炮烙異端的時代，我們必不會存有虐待那敢反抗傳統觀念的主張者之褊狹心靈。因此，我或者將會被認爲婦女的仇敵。然而那並不能使我不去以公正的態度來深探這個問題。我且再重述我在開始時的話：婦女不能把政治弄得更壞；我也不相信她能把政治弄得更好。因爲政治在本質上原是壞的東西。假如婦女不能改善男子的錯誤，然則爲什麼偏要自己也去干與牠呢？

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誑語的彙集，雖然牠也包含了少許真實，而且這些真實却是我們未來的希望之指導。男子的政治活動史曾經實證那些活動絕無成績可言。在事實上，他所獲得的每一寸的土地，均經過了持久的戰爭和自利的衝突，不是由投票得來的。所以無論如何說，婦女解放運動，此時或將來必能得投票的助力，是毫無理由的。

我們看，最黑暗專制的俄羅斯，婦女和男子是平等的，但她們的權利不是由投票得來，而只直接由她們的意志和行動。她不僅爲自己開闢了求學與職業的廣道，而且還贏得了男子們的讚美尊崇和同志的情誼；不獨此也，甚至於還獲得了全世界的敬仰。不錯，她們的成功，不是藉助於投票或參政，乃由於她們爲自由的英勇剛毅的奮鬥，忍耐不屈的意志和組織的才能而得來的。那一個婦女參政的國家中，婦女們能得如許的勝利呢？

自從有少數婦女在 Seneca Hall 聚會，議決要求同男女平等享受教育和參加各種職業等等的條件以後，已經整整有六十二年了，但所獲得的是怎麼可怪的成功，怎麼堪異的勝利！到了現在，除了極愚蠢者而外，誰敢說婦女只是家庭中的奴隸？誰敢建議說這種或那種職業婦女不應該參加呢？在六十多年間，她已爲了自己鑄造一個新環境和一個新生命了。她已經在人類思想和活動域中變成了世界的力量了。然而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參政，不是製定法律的權利，也不是做裁判官，獄吏和劊子手的特權。

是的，我可以被人認爲婦女的一個仇敵；但是，假如我能幫助她使她能接近光明，我

是不憚勞瘁的。

婦女的不幸，並非她不能做男子的工作，只是她迷信了數世紀以來的傳說，妄耗她的精力以求超越男子。其結果，反使她比男子更懦弱而不得不對男子讓步。啊！我知道在有一部分到像是成功的，然而那是什麼一種代價，是什麼一種可怖的代價！她不能在投票或參政上附給新的意義，並且不能從其中獲得一些發展她自己的性質的結果。其實，她的發展，她的自由，她的自立，只是由她自己的手，用她自己的智力，努力得來。第一，須確定她自己是具有人格的人而不是性的商品；拒絕任何控制和壓束她身體上的權力；拒絕為人生育小孩，除非出於她的自願；否認自己是上帝，國家，社會，丈夫，家族等等的奴隸，使自己的生命更為純一，而且更為深邃，更為豐富。那便是說，在一切生命的錯綜之中，努力去研究生命的意義和本質，不要怕公共的意見和公共的迫害。只有這樣而不從投票或參政的方法，才可以使婦女自由，使她們成為世界上至今還不知道的力量；成為真正的愛，為和平為諧協的力量；成為神聖的火和賦給生命的力量；和自由男女的創造者。

## 賣淫論

我們的改良主義者突然得了一個大發明，——即是白奴的販賣。報紙上連篇累頁的登載這些前所未聞的情景，而法律製造者並訂定了一組新法律來企圖遏止這樁恐怖。

無論在什麼時候，社會上一般人如不能根本認清了社會的錯誤，而只劇烈的掙扎或反對那淫穢，賭博，狎妓，賣淫等等，其結果，只能使賭博的事愈增，賣淫狎妓也非常興旺地祕密做其勾當。——賣淫已經到了極度了，禁止誘拐賣淫的制度，圖得了「言過其實」的結局。

賣淫制度到了現在，幾乎每一個兒童都知道。然而這麼樣的一種制度，爲什麼便突

然發生呢？爲什麼這種爲一般社會學者所共曉的罪惡到了現在竟成爲如此平常顯著的事件呢？

要想在近今發見的「白奴販賣」(White Slave Traffic)中求得任何新的發見，未免太愚蠢了。賣淫已經是——而且正是一種普播的罪惡，然而人們却完全不顧痛苦和賣淫的苦難而悍爲之，與人們處於現代工業制度或者「經濟的賣淫制」(Economic Prostitution)而無所動於中是一樣的。

當着人類的苦痛變成了別一部分人的燦爛色澤的玩具，至少在一個時代裏，像孩提一般人的愚昧民衆一定還覺得是非常有趣的。民衆好似極易變遷的孩子，他每天都想有新玩具來玩弄。反對白奴販賣的公正呼聲，便是這種玩具之一。牠能使公民們感覺得到一些時辰的娛樂，而且他還能幫助造成更多的肥碩的社會寄生蟲——政治上的假公濟私者，使他們以做偵緝者和邏察者的機會而傲然高視闊步於世界之上。

然而「販賣婦女」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所謂婦女販賣，不僅指的白色人種，而

且還包括了黃色和黑色人種在內自然掠奪 (Exploitation) 是殘酷的資本主義的「摩洛克」(Moloch) 閃族之神，崇祀之者常以人身供祭，尤以初生之嬰孩爲多——譯者，牠剝削工人階級而吸收其膏血，驅千萬婦人女子於賣淫的深窟之內，使這些操華倫夫人 (Mrs. Warren) 之職業 (即賣淫，見蕭伯訥著華倫夫人之職業——譯者) 的少女們，發生了『你爲何以每日十八小時的室中工作，至一禮拜而所得僅幾個先零呢？』的疑問。

我們的改良家自然是不會顧及這些原因的。他們雖然知道得很清楚，然而決不願意去提及關於這件慘苦的事情。他們因爲探究此事的根底，於自己無利可得，反不如去做法利賽人，去充道德家之爲得計。

然而，在青年作家中，有一個值得稱許的特出者，他叫考夫曼 (Reginald Wright Kauffman)。他是一個有豐富經驗的新聞家。在他的著作牢獄家庭 (The House of Bondage) 中，拋棄了感情的偽善的見地而論及社會罪惡的第一個忠實的努力。他證

實了現代的工業制度，給大多數婦女們留下的道路，只是「賣淫」除此以外，別無替代。在牢獄家庭中所描寫的婦女是屬於勞工階級的。假如著者改從別方面去敘述婦女的生活，會獲得同樣的情景。

沒有一個地方對於婦女們的待遇，會依照她做工的成績的。只把她當着「性的商品。」因之，她不得不爲了「生存的權利」而拍賣自己的性生活以求生存。或者她經過了一種結婚的儀式，把自己賣給一個人——丈夫，或者不經過結婚而把自己賣給多數人，然而這不過是程度上的問題罷了。婦女們在社會的和經濟的地位之卑劣，不管我們的改良家允許與否，終不能使她們脫離了賣淫的陷阱的。

在現今，許多善良的民衆，都爲圈地所擾；即以紐約一地而論，婦女之失業者甚多。其仍在工廠內工作者，平均工銀，每星期不過六元；而其工作時間，則由四十八小時以至六十小時。所以有許多婦女勞動者，常有幾個月不能求得工作，以致一年內的平均工銀只在二百八十元以內。假如我們注意到這些經濟上的恐怖，便不會驚奇那賣淫或白奴販

賣之何以變成如是重大的因素了。

若以上舉數目爲過甚之辭，則請參證許多著名作家對於賣淫問題所說的見解。

桑格爾博士 (Dr. Sanger) 在他的賣淫史 (The History of Prostitution) 上說『婦女墮落的原因，可從各種統計上知之。如指示追求工作的記錄，與婦女一生所得的傭金調查等。這是政治經濟學家所應解決的問題。他們應當注意那資本家節省工銀的遁辭，勿爲所欺；更須知此渺乎其微的傭金百分數，何能與「爲支持罪惡制度而徵收的重賦」相抵。而種種制度，在多方面，都是誠實勞動者所得的稀微酬報的直接結果。』

我們的改革家，對於桑格爾博士的著作，最好加以注意。他們可以在其中找出二千項情形是他們從未觀察到的。蓋賣淫者的來源，自中等階級和優裕的家庭者甚少，大都皆來自大多數的工作的婦人和女子。有些純然爲了貧乏而驅入賣淫；有些是在家庭中飽受了殘暴的待遇；有些却爲了受了挫傷的身體上的本性。便是貞操和道德的維持者也最好注意在這兩千項情景之外，還有四百九十個是已婚婦女——和她的丈夫同住

的婦女。

布拉時柯博士 (Dr. Alfred Blachko) 在十九世紀的賣淫 (Prostit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上，也很重視經濟的條件，認為賣淫的最要因子。

『賣淫雖然在許多年前已經存在，但一直到了十九世紀才發展成一巨大的社會制度。工業發展和在競爭的市場上之大多數民衆，大都市的生長和積聚，職業的不安定和動搖，使「賣淫」成爲人類史上各時代所決未夢見的動力。』

愛理思 (Havelock Ellis) 雖然沒有絕對注重經濟原因，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間接的和直接的重要因素。他發見大多數的賣淫者都由奴隸階級所補充而來。自然，奴隸階級原是被人所賤視而且是不安定的。在他方面，愛理思也不否認那逐日的荒樂賭戲，和婢女生活的單調，尤其是她們在家中不能參與愉樂和結伴的事實，遂迫之使在賣淫的虛華漂亮之中尋求快樂和遊蕩。換句話，婢女們被人視同賤役，決無獨立的權利，而且朝三暮四的爲她的女主人所虐待，所以她只有走到賣淫這一條路上去。

社會問題的極有趣味之一面，都足以惹起我們的善良君子——尤其各式基督教的縉紳先生們的忿怒。他們常常站在狂氣攻擊的前線。他們豈非昧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歷史嗎？或者他們想蒙蔽現在的青年，使之不明白從前教堂和教堂的關係呢？不管他們的理由是什麼，他們終究是鼓噪狂呼以咀咒和反抗現社會不幸的犧牲者之成員。然而沒有一個有智識的學者不知道賣淫是由宗教起源的，在許多世紀中為宗教所培植所維持，而且不是一種羞恥，反是為許多神祇所讚美的德性。

愛理思在性與社會 (Sex and Society) 上說：『賣淫的起原，似乎由於宗教的習俗。宗教是那束縛原始的自由於一種變形中的社會傳說之保守者。其代表的例子，如紀元前五世紀為赫洛梁圖 (Herodotus) 所敘述的，在巴比倫的Venus (愛神) ——Mytila 廟宇中，每個婦女在有生之第一次，必須到這所廟宇。凡把錢幣擲到她圍裙前的第一個客人，她就委身於他以恭敬這位女神。在亞細亞西部，亞非利加北部，昔布魯斯 (Cyprus) 和東地中海羣島，也可以尋出許多相似的例子。並且在希臘哥林斯 (Corinth) 堡宇之

Aphrodite (希臘的女神，司愛情與婚姻，與 Venus 相等——譯者) 廟宇中常有滿千的 Hierodules (居廟中而獻身者——譯者)，以獻身於女神。

『宗教的賣淫 (Religious Prostitution)，幾如一公例，其信仰以爲人類的滋生活動，有一種神秘的和莊嚴的影響以增大自然的繁殖。這個學說，爲一切關於賣淫的作家所承認。久而久之，賣淫在教士的影響之下遂成爲一有組織的制度。宗教的賣淫發展了實利的一方面而幫助公共收入的增加。』

『基督教向政治權力的升長，在政策上發生了小小的變化。教會中的領袖神父寬容了賣淫，於是十三世紀中在地方保護下的妓院便出現了。他們組成了一種公共的服役，他們的管理者也幾乎被人視爲公僕了。』

在此間，須得引用桑格爾博士的幾段話：

『教皇克萊孟二世 (Clement II) 曾發布一道諭旨說，那向教會捐納一定款項的娼妓是容許的。』

『教皇西克司士十四世(Sixtus IV)更是一個實行者。單從他自己建造的一所妓院，便收入了二萬 Ducats。』

到了現在，教會也不注意到這方面，至少他也不願意公然要娼妓們納的款項。他已經轉向更有利的方面去了，舉個例，如像三位一體(Triunity)教會那樣，以重價去徵收會為娼妓的死者的遺物。

我是很願意再敘述埃及，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賣淫制，然而時間和情勢也不容許我這樣辦。後一個時期的情景是特別有趣的，因為那時的賣淫已經是一種基爾特的組織，以一個妓后(Brothel Queen)為他們的首長了。這些基爾特還用了罷工為手段以謀改善她們的生活而保持一標準的價格，那實在是一個更實際的方法，比之於現在工銀奴隸所使用的好多了。

我們說經濟的因素，是賣淫的唯一原因，也許是一偏之見和過甚之詞，還有別的重要而有力者在。我們的改良家固已知賣淫制度之足以褫奪和殘害男女的生命，然而却

緘默不言，至於我呢，便不能不論及此性的問題——使大多數民衆陷於道德上的悖謬的問題了。

婦女被人視爲性的商品(Sex Commodity)已經是確然的事實。至於她自身，對於性的意義和重要，是絕對的茫然的。一切關於性的言論都被壓制，而企圖輸入光明於此黑暗地獄的人們，沒有不遭迫害和監禁的。所以，一個女子如不明白如何看重自身，不懂得她生命的極重要的部分——性的功能，那麼，她如果去賣淫，或者墮入別種形式足以墮落她的地位而僅爲性的愉樂品，是不足驚異的。

因爲愚昧的原故，女子的全生命和天性都被斲喪了。我們在以前曾經說過，兒童在他的成熟時期，必與其本性的要求相適應，即是說，當兒童的性的本性覺醒了的時候，必定要求滿足的。然而我們的道德家却肆其誹謗，以爲女子的性能，應當由她自己去滿足。在他們的意見，賣淫並非全存在於『婦女拍賣她的身體』的事實中，而是她在婚姻之外——即不經過婚姻——以拍賣她的身體。這不只是一句話而已，事實之確證，昭昭在

人耳目我們可以見得，經過婚姻儀式的結合，是爲法律所認可的，爲公共輿論所稱許的。反之，不經過婚姻儀式的結合，則被人謗議排擠，被人擲揄擯棄，被法律所虐殺。所以娼妓一字的切實的定義是

『一個爲了獲得 (To Gain) 的緣故而以性關係授人的人。』——見蓋容 (Guyot) 賣淫論 (La Prostitution)

『那爲了性行爲的運用和以此爲職業而拍賣其身體的婦人，便是娼妓。』——見班格爾 (Banger) 犯罪和經濟條件 (Criminalité et Condition Economique) (按日本林癸未夫氏也說：『賣淫的方法形式雖多，然其特徵，大概沒有愛情，而以報酬的授受爲必須要素』法國個人主義者 R. en Dehors 報的編者阿爾芒 (R. Armand) 也說：『結婚和賣淫是一件動作的兩個名詞。』——譯者)

班格爾更進一步，他依據了事實說：賣淫的行爲，是『等於那爲了經濟的原因而訂立婚姻的男子和女人。』

自然結婚是每一個女子的目的，然而有萬千女子却不能結婚，現社會拙劣的風俗，使其獨身終世或者淪落爲娼。人類的天性，是不顧一切而求滿足自己，承認自己的，若欲矯揉天性以求合於偏曲的道德概念，簡直全無理由。

社會視一個男子的性經驗爲其一般發展的特徵；然而却視婦女的性經驗爲一種可怖的災害，及人類一切德性和高貴品格之喪失。這種道德的二重標準，對於賣淫的發生與持久，簡直沒有一些好的影響。她只能使年青人長久昧昧於性的事實，以戕賊與壅塞性的本性。

性的愉樂，不一定便導於賣淫。反之，那悍然殘忍無人道以迫害婦女的卑劣的偽道德家，應該負導淫的責任。

當女子尙在孩提時代時，便羣居工作於過熱的屋子內，每天由十點鐘以至十二點鐘，守着機器，這些都足以使她們的性官能上受過度的刺激。她們有許多沒有家庭，沒有各種的安慰；因此，那街隅巷角的廉價娛樂，便是他們每日勞瘁後的消遣方法。這自自然然

地使她們和異性發生密接的關係，雖不能說這兩個因子便引起女子的過度性狀態到了極點，然而那確是到了極點的結果之極自然的事情，那便是走向賣淫的第一步。要之，女子對此是不能負責任的，反之，社會的罪惡，我們缺乏了了解和對於在創造中的生命缺乏鑑賞的罪惡，應該對她們負責任。尤其是道德家的罪惡的荒謬。他們對於一個不經教會允准而過其第一次的性經驗的女子，以為是寡廉鮮恥，離經叛道，必深惡而痛絕之，以終其一生。

女子常自覺其為一個完全無告的被棄者。家庭和社會之門，都在她們的面前關閉。她所受的訓練和傳說都說女子自己感覺得是墮落的敗類。因此她們竟沒有立腳的地位。社會造成了這些犧牲者，若欲避免，那是不可能的。即最卑污狡詐的惡人，亦承認購買自己所喜欲的嬌美柔順的婦女為妻，是他的善舉，而且以為由此可以把女子自恐怖的生活中救濟出來。

愛理思說：『為金錢而結婚的婦女，比娼妓尤為卑劣。她所得者少而所還給的勞動

與辛苦却甚大，並且還要絕對爲她的主人所束縛。卽娼妓自身，亦決未拋棄其自身之權。她保留了她的自由和個人的權利。她甚至於不常常因被迫而任人之擁抱。」

道德家常因保存若干悲慘的制度而預備犧牲人類的半數。然在事實上，家庭的貞操之不能防止賣淫，實與嚴刑峻法之不足以禁遏賣淫等。已婚的男子，竟有百分之五十爲妓院的庇護者。經過這種德性的薰陶，那已婚的婦女——不獨婦女，卽小孩子亦會傳染了花柳的病毒。社會上對於男子與以絕對的寬容，而無一法律不竭力陷此貧而無告的娼妓於罪辜。她不只做使用她的者俘虜，而且還須絕對地聽命於警察偵探官僚獄吏等以任其殘害。

有一個有了十二年經歷的鴉母，新近著了一本書。書中有下列的統計。她說：『官吏們每月迫我付出十四元七角以至二十九元七角的罰金；而妓女們每月亦須付出五元七角以至九元七角與警察。』我們看，此老鴉營業於一小城市之中，那數目還未包括特別的賄賂或罰款，由此可知警局向娼妓吸收血款已有如是之鉅，而彼犧牲者却未嘗一

受其保護，假如不納稅款，罪罰即至。『倘彼輩偶爲城中的善良公民所寵召或權力者逼索多金之時，其被拘繫，有如犬豕。蓋在一般乖謬見解，以爲墮落的婦女，原無人類的情懷，不知悲感，不識玷污，無淚無血，我們可以時時加以凌辱者。』（案本年三月十五日時事新報載廣東瓊崖妓女每月所出之捐款，有花捐及花筵捐，再有警察捐，再有花捐附加稅。大概每人每月所納的花捐，從六元到十元不一定。花筵捐是臨時的，就是在旅館中每席大洋一元；在酒樓或俱樂部中，到每席小洋一元；在妓女館中，則每席小洋六角。倘未先領捐票而開筵，則加以十倍處罰。警察捐，每妓每月大洋二元，有的地方只有一元。花捐附加稅，每月有的大洋二元，有的則大洋三元不等。以瓊崖小地而論，已可見一般了。——譯者）

然而可怪者，即保有家庭的婦，亦遭此不良的待遇，而尤可怪的，即號稱善良的基督教世界，亦以殘酷壓迫的手段，待遇此輩婦女。除了誹謗咒咀和虐害而外，沒有別的給予她們。啊！這便是基督教世界的仁愛！

由歐洲輸入美國的婦女，亦備受無窮虐待。假如歐洲對她們不能有一些幫助，則美

國又何能使她們的真操得以保存我並不否認，像這樣的情景，原因不是單純的。德國和其他許多國度的引誘若干爲經濟而流落的奴隸以入美國，亦不容吾人爲之掩飾。然而我却極端否認娼妓的大部分皆由歐洲而來。若謂在紐約城內的大部分娼妓是外國人，或許是真的，然而這確因爲大多數人口都是外國人之故。我們現在如走到別的城市如芝加哥等處，我們便可以知道外國娼妓，只是極少的數目。

若謂在紐約市的大多數賣淫女子，在其未到美國之時，卽已操皮肉生涯，亦屬言過其實。許多賣淫的女子，都能講極好的英語，染了美國化的習慣和舉止——假如她在美國住的日子太短，這件事是絕對不可能的。就是說，她們爲美國的環境所驅而投入賣淫之途，她們爲極端講究華裝美飾的美國式——驕奢淫佚的習俗所惡化；然而華裝美飾都是花費大量的金錢。——錢！好容易！在店鋪或工場裏是不能賺得的。這美國的環境使市場上充滿了整千整百的這類婦女之時，不會有人要去冒險，花本錢去販賣外來婦女的。換言之，若謂有若干美國婦女因爲賣淫的原因而出口，決不是小小的因子；反之，到

還有充分的理由

露依 (Clifford G. Roe) 是依利諾省的庫克州律師公會的前助手，曾公開的宣言，謂新英蘭 (New England) 的女子，爲了美國公民的急需而航往巴拿馬。他又說：『在波士頓和華盛頓之間，好似有一條地底下的鐵道，有許多女子會從那上面經過。』那豈不是說這條鐵道一直達到北美合衆國的當道者的座位下嗎？

露依而後，有雷諾爾德 (James Bronson Reynolds)，他對於在亞洲的白奴有一番深刻的研究。他是前總統羅斯福的朋友，又是美國的良善公民，自然不會誣謗自己的美德的。然而我們觀他的記載，却說在香港、上海、橫濱各地，美國罪惡的，污濁的腐爛（即妓院），在在皆有。美國娼妓的聲名，在上述諸處都是十分昭著的。東方的美國女郎，竟成了娼妓的同義詞了。雷諾爾德更警醒其國人說，留中國的美僑，在自己的領事保護之下；中國人之在美國者則否，然而二者之情景乃不同若此，宜與以注意。

我們注意上述的事實，便知道以歐洲爲美國社會病所從來的淵藪，乃不經之誣言。

正如以猶太人供給大隊的志願俘虜的神話一樣。或許會有人以我帶有國家主義的傾向。其實，我早已擯棄了他們，猶如擯棄其他別的成見一樣。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假如我不高興聽人說猶太的娼妓是進口的，不是因爲任何猶太（Jewish）同情心，而是這些人的生命所不可離的事實。只有極淺薄的人才以爲猶太女人移住異國，除非她有了不能不去的事故。猶太女子沒有好冒險的天性，一直到現在她們也決不想離開家庭，除了去探訪親友而外，便是鄰近的村鎮也是不會去的。

美國好似一座玻璃房子，其中只不過是惟利是圖的景色。然而容易被入擊碎的。以娼妓的增加委罪於外國人民的進口和誘拐的制度（Cadet System），或者其他類似的原因，直是皮相之見，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至於拐賣的制度，我們應該知道牠在本質是近代賣淫的一種形態（Phase）——由壓迫和詐欺取財（Graft）而顯著的一種形態，與乎反對社會罪惡之單純狂氣攻擊的結果。

固然，蓄妓者（Procurer）乃是人類家族的可憐的標本（Specimen），其卑鄙醜態實

與徵收妓女金錢而復幽之於警署的警吏相埒。然而爲什麼人們只知拐賣的罪惡甚大，對於社會的危險甚烈，而對於榨取勞働者膏脂以致富，復驅勞働者使之流離失所，彷徨街市的工廠主人，却與以寬容呢？我決不會替拐賣者辯護，但我却不解爲什麼他們該受殘酷的狩獵，而一切社會不義的真正首惡大慝，反得以優遊享樂，免於刑戮而受人尊視呢？在此處，我們還須記着，娼妓之來，非由於拐賣，乃是我們的詐僞和偽道德造成了娼妓和拐賣。

一八九四年以前，在美國的蓄妓者還不大顯著。那時我們的主張，大爲一般道德流行病所攻擊。他們總說，罪惡是須得剷滅的，國家是須得淨化的。於是，社會的毒癰遂由驅除以至於隱沒。但這不是已經除盡了，而反是深入於人的身體以內。妓院主人和那些不幸的娼妓遂往依於警察的仁德之下，於是，超常的賄賂，和所謂濟良所便隨之出現了。

當那娼妓們在比較上說還在妓院中被維護的時候，她們還代表了一種貨幣價值 (Monetary Value) 及到現在，反流離街巷，絕對聽渴血鬻鬻的警吏的壓迫。她們失望了，

她們缺乏保護而且希望有人施以憐愛，於是彼等遂易爲拐賣者所俘，做了我們的商業時代精神的結果。直言之，拐賣制度，各警吏壓迫賣淫者的直接出產物。若把社會罪惡的近代形相和其原因相混，其愚孰甚。

只圖施之以單純的壓迫，繼之以嚴酷的法律，只能使愚昧的犧牲者愈感痛苦，愈趨墮落。美國法律的嚴酷，已達極點。他認定賣淫是一種罪惡，凡收容娼妓一人者，處以五年的監禁，和萬元的罰款。這種態度，只足以表示其缺乏對於賣淫的真因的了解，而不知爲社會的因素，與在基督教的異教審訊時期所表現出的清淨主義精神一樣。

近代關於賣淫問題的許多著作家，其證明立法的方策之無用者，不止一人。布拉時柯博士指出政府的壓迫和政府的攻擊，毫無結果，反致驅此罪惡入於祕密的行爲而加劇社會的危殆。愛理思是一個對於賣淫問題的極深刻的研究者，由豐富的材料，證明那迫害的方法愈酷，其結果亦愈壞。我們由別的材料，知道法國「在一五六〇年，查理九世（Charles IX）頒布了汰除妓院的詔令，然而唱妓的數目反更增加，許多新妓院在出人

意料的形式之中發現出來。』(見性與社會)

那不爲迫害賣淫的法律道德所愚弄束縛的公共輿論，才能幫助改善現在的情景。若自甘盲目，不以罪惡爲近代社會之一因素，決不能看出事實的真因的。我們須得把「高不可攀」的驕傲的笨觀念去掉，以求研究得賣淫是社會情況的一種產物。像這樣的認識，才可以剷除偽道德的態度，而保證一較大的了解，和人道的設施。所以要根本剷除賣淫制度，只有『完全重新估定一切「已存的價值」之價值——尤其是道德的價值，而且還須同時消滅工業上的奴隸制度。』



## 清淨主義的偽善

布爾格龍君 (Mr. Gutzon Borglum) 論清淨主義和美國藝術的關係說：『清淨主義造成我們的自私和偽善已有如此之久；使我們天賦之誠實尊貴因而喪失。其結果，使我們的藝術，既沒有真實，也沒有個性的存在。』

布爾格龍說到此間，他的意見已經表示出來，即是說清淨主義使人類的生命喪失了。在萬千變異之中，生命之代表美 (Beauty)，遠勝於藝術和審美 (Aesthetics)；不錯，生命是永恆變異的一幅偉大的展覽畫。在他方面清淨主義保守人生的一種呆板的概念；他以加爾文教的 (Calvinistic) 觀念為基礎，謂人生是苦難災害。他們藉上帝的忿怒為辭而欺騙民衆，說人類爲了要贖罪的原故，一定要終身虔誠懺悔，一定要屏棄一切自然

的和健康的衝動拋除一切的快樂和美。

十六十七兩世紀中，清淨主義的恐怖勢能，在英格蘭燃熾着。牠摧毀和破碎一切藝術和文化的顯示（Manifestation）。清淨主義的精神，於下述諸例，即可概見。詩人雪萊（Shelley）以不向宗教祭壇屈服，於是便劫奪了他和他的小孩擺崙（Byron）以敢於反抗他祖國的單調黯淡和卑劣，遂不能不遠離祖國；牠強迫英國極自由的婦女服從結婚陋習的束縛，如Mary Wolstonecraft和George Eliot。就在現刻，清淨主義又摧毀了王爾德（Oscar Wilde）的生命了。事實上，清淨主義在英國還是一個極惡毒的因子，牠檢查民衆藝術的自由表現，而只依阿取容於愚陋的中等階級。

英國的侵略主義（Jingoism）指美國為清淨主義的庸陋國。不錯，我們的生命全為清淨主義所蹂躪，我們自然的和健康的衝動也全為牠所剷滅了。英國把這種精神移植於美國，在事實上是，不容我們否認的。這是由巡禮教士所賜與。他們由「五月花」（May-flower）逃出迫害的地方，到這個新世界來建立了清淨主義的專制。在新英蘭——尤

其是麻沙朱塞的歷史，充滿了恐怖和悲慘。牠使人生陷入悲哀，快樂變成失望，使自然變成病害，使忠誠與真實變成虛偽與偽道德。炮烙鞭撻和其他無數的酷刑，都是英國人滌除美國人身心的良法。

那文化的都市波士頓，在清淨主義的編年史中，已是一「碧血的城市。」在議會地方，有一個手抱嬰兒的半裸婦人，亦因其自由言論而當衆鞭撻；同一個地方，一位朋友教（Quaker）的婦人，名叫瑪麗黛爾（Mary Dyer），在一六五九年被絞。故在事實上，波士頓已爲清淨主義的犯罪中心點。一六九二年，沙倫（Salem）爲了信魔術罪而殺了十八個人。在麻沙朱塞亦常使用焚殺與Brimstone的酷刑而驅除不貞潔者。康寧（Cunning）說：『那巡禮的教士，使新世界和舊世界有平衡的擾亂。』那時代的恐怖，在美國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上，可以見到其最高度的表示。

清淨主義在現今已不使用拶子和鞭笞的刑罰了；然而在美國民衆的心意中，仍保有極惡毒的位置。舉一個例說，如像孔斯托克（Constock）的無上權力，簡直沒有話可以

表示出來。孔斯托克像異教審詢時代的 *Torgunrades* 一樣，是美國道德的暴君而專制了善惡真淫的標準。他像夜行賊那樣，窺伺人家的祕密生活，直入他們極深的關係。孔斯托克所預定的偵察制度，竟遠勝於俄國秘密警察的第三部。爲什麼一班人竟容認這種暴行存在於他們的自由之上呢？昔日青年會，婦女節制會（*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s*），清淨主義者聯盟（*Purity League*），美國安息會（*American Sabbath Union*）和禁制會（*Prohibition Party*）的笨東西，都視孔斯托克爲神聖。其實，孔斯托克不過是美國藝術與文化之掘墳者而已。

歐羅巴曾自詡其有深入現社會的和性問題之藝術與文藝，與吾人的虛僞以嚴厲的抨擊。如使外科醫士的手術一樣，使清潔主義的屍體，碎裂無存，更使人類心中塵埃之舊時代的精神，得以滌去。清淨主義之於二十世紀，其爲「自由」和「美」的大敵，猶如在 *Plymouth Rock* 上陸時刻那樣。牠擯棄了吾人最深邃的情感，使人類昧於其自己的情緒之真正功能。

制慾主義 (Asceticism) 的全部歷史證實了上述的論斷都是真實不虛的。教會恰如清淨主義一樣，視「肉」爲罪惡，必須完全屏棄或加以極力的抑制，由此罪惡態度所生出的結果，已爲現今一般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承認。他們認定「裸體」有一種衛生上的價值，和其精神上的價值有同樣的意義。若一味遏制青年人的好知心而以爲可以抑止病的情緒，實乃大謬。原始的和永恆的人類型體印象——即在全世界中之最接近我們的事物和牠的精力，美德，直爲人生之最高的音調 (Prime Tonics) (見愛理思的性心理 The Psychology of Sex) 一朝貞操的成見闖入人心，必使人類失去鑑賞裸體美 (Beauty of Nudity) 的能力，迫我們把自然的形象在貞操的黑蔭之下隱晦起來。貞操的本身，只是人爲的，矯飾的，不自然的欺騙，人類形象的虛僞表示者。近來的貞操觀念——尤其是關於婦女的貞操觀念，只是我們自然衝動中感官的誇張罷了。貞操因其衣飾的總數 (The Amount of Clothing) 而異，此所以彼基督教徒和清淨主義者欲以破布蔽飾異教徒 (Heathen) 以爲可以使之轉爲善良貞淨。

清淨主義與其對於人體——尤其婦女身體的職能和意義的乖謬使女子守其童身，終生不嫁，或迫之孕育不良的，病的子嗣，或驅之入於賣淫之途。我們苟一注意其結果，其反人道的殘忍罪惡是顯而易見的。絕對的性貞操之於未嫁的婦女，常被入視爲不道德與墮落而加以懲罰。其結果，則必使婦女患神經衰弱（Neurasthenia），性的不能（Impotence）抑鬱沮喪（Depression）和各種神經病症，包含減失工作能力，減少生活愉快，失眠和性的慾望與幻想的佔據（Pre-occupation）而且貞操節制的殘酷裁判，並使兩性間發生心靈的不平等（Men Tainequality）。佛洛依德（Freud）相信許多婦女的智識卑下，是爲了性的壓抑和思想遏制之故。在別方面，清淨主義既壓抑了未婚婦女的自然性慾，而又祝福其已婚婦女，願其結婚之後，子嗣繁殖——即是說生育無須節制。不錯，清淨主義不僅在口上談談，還在實際上強迫昔日已受無窮抑制的婦女，使其性慾復原而多所生育，不顧其體格孱弱和經濟上不能維持多產的情景。而制育的方法，——甚至於爲科學所決定的安全方法，都絕對禁止；即對於節育的論述，亦認爲罪惡。

然而有一大部分的婦女，因受了清淨主義的迫害不久遂覺悟了她們的身體已經陷於衰敗，心靈已陷於沮喪。她們已經斲喪了撫育的能力了。又因為有了經濟的壓迫，許多婦女遂不能不挺而走險，以替代悲苦命運的持續。在美國，墮胎的習俗，已經非常盛行，令人驚異。據最近的調查，每一百個孕婦之中，有十七個犯了墮胎的罪過。這種可怖的百分比，還是根據於醫生們所知道的而言，他如祕密墮胎的內幕，尙非吾人之所能知。

賣淫一事，雖有捕囚的法令以嚴行取締，然而仍是清淨主義的必然的產物，也是牠偉大的功績。賣淫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悍婦，牠像颶風一樣，跨過了所謂的文明國家而遺下痛苦的蹤跡。然而清淨主義所施的唯一救濟，只是嚴酷的壓制和殘忍的迫害。Page

Law 便代表了目下的暴行。牠以在歐洲施行的恐怖而失敗了的策略，移施於紐約，在同樣的愚昧之下，清淨主義還企圖遏制由其自身所創造的刑罰——花柳病。清淨主義者偏狹心胸竟醜毒了甚至於自由的人們，使其盲目與僞道德者聯結而狂吠唁唁以反對由清淨主義之僞善所產生的事實——賣淫與其結果。清淨主義者，自甘盲目，不願探求

那唯一的防止方法——乃是——使人明白花柳病不是神秘的或者可怕的東西，不是「肉」的罪惡所受的懲罰，不是由清淨主義者咀咒的恥辱結果；乃是可以治療的普通病症。清淨主義爲了牠的曖昧欺飾的方法，反使這種病症得了滋長的適宜條件。牠並且執迷不悟，視愛爾里希教授（Prof. Ehrlich）對於梅毒治療的偉大發明，亦諱而不宣，蔽之以隱語。

再者，清淨主義因得國家與法律的捍衛，遂有無限權力以任意行惡。國家和法律假藉保衛民衆以反抗不道德的美名，而在政府的機械上和道德保障的強梁上，賦予以監束吾人的概念，理想，感情——甚至於吾人行動的法律權力。

藝術文學戲劇書信祕密，在事實上連我自己的嗜好，無不聽命於殘忍的專制者。那孔斯托克和其他的警吏等等，都握有瀆冒天才污損自然最崇高的創造——人類形體的權力。凡涉及極重要部分和燭照極曖昧危險的諸問題之書籍，在法律上均視爲犯罪，而將其著作者投入監獄，甚至於驅之於死地。

個人的自由不只是在昔日俄皇（今日的布爾什維克）統治之下朝日被剝削凌虐，即在清淨主義的閹官的城堡——美國，也是如此。在其間，即給與羣衆休養的唯一日子——禮拜日，也變成可怖的和慘淡的了，已是變爲不可能的了。所有關於原始風俗和古代文化的著作家和同聲承認那禮拜日（Sabbath）是宴樂的唯一日期，沒有什麼的監督和義務的愉快享樂的日子。在歐洲各國，這種傳說也繼續保存而反對基督教時代的單調和愚笨。每一個地方的音樂會堂，劇場，博物館和公園都充滿着男女和小孩，特別是工人及他的家族，欣欣樂樂，忘去了他們每日生存的常規習慣。在彼時，這些羣衆指出一個健全的社會裏，人生是什麼意義，他們的工作，是解脫了爲獲得利潤和野爽精神的目的。

清淨主義甚至於把人民的這個日子，自由發展的日子都掠奪去了。自然，只有工人們才遭逢了這樣殘酷的災害；至於富豪們，則有他們驕奢淫佚的家庭和盤樂怠傲的俱樂部。窮人們在禮拜日除了過黯淡單調的生活而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歐洲的戶外生活

的社會性(Sociality)和遊戲在美國變成了教堂的陰鬱氣悶，應接室中的惡心昏暈和酒店中野獸般的狂動去了。

要之，淨清主義是鴆毒的胚胎。起初，一切事看來都是堅強壯健的，等到淨清主義盡其鴆毒的能事，則全部組織都被摧傷了。凡是具有自由精神和思想的人，都同意於泰因(Hippolyte Taine)的意見，而證實

『清淨主義是文化，哲學，理想，和良善友誼的死滅；其特性是黯淡，單調，和憂鬱。』

## 婦女解放的悲劇

我於本文開端便向讀者聲明：不管一切論及人種間各異族的基本差異點的政治經濟學說，不管階級和種族的差別，不管男女權利間的一切人造的界限，我始終承認這些差異能聚於一點，而成爲一完全的整體。

我並不是說我想做一個調和論者。那種管理着我們今日全公共生活，而且由相反的利益的勢力生出來的社會之對抗是會消滅的；只要我們把我們的社會生活改造過，使其基礎在經濟的公道之原理上時，那種社會的對抗便全然消滅了。

兩性間和個人間的和諧並不必靠着人類表面上的相等；也不必毀滅各人的個性。我們現在所遇着的而且在最近的將來應該解決的問題，乃是怎樣纔能夠一方面保存

個人自己的特性而一方面又與別人合一 (In oneness with others) 在我看來這便是個人和羣衆，女人和男人能夠免除敵對來聚合在一處的基礎。這個格言不應該是『互相寬恕』而應該是『互相了解』。常爲人們所引用的斯他爾夫人的名句：『了解一切事物便是寬恕一切事物』在我並不特別喜歡。這帶着自白的臭味；要寬恕他的同胞，這未免含有法利賽派（尙虛文，自負本派較他派爲神聖之猶太教一宗派）的誇大。說了解他的同胞便够了。這種主張可表現出我對婦女解放及其對於兩性間的影響的基本觀念的一部分。

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真正的人。她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來毀壞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去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制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的。

這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個目的。然而現在所達到的結果反囚禁了她的精神，把她所重視的幸福之泉源阻塞了。僅僅表面的解放，把近代婦女弄成了一個不自然的，人

造的東西因爲她們的精神並未解放這種人造的新女子在所謂智識界中尤其多

婦女的自由和平等，當這語句由當時那些極高尚，極勇敢的人們叫出來的時候，所引起的希望是如何之大。光明燦爛的太陽照耀在一個新世界上；在這世界中婦女能夠自由管理她們自己的命運。——這個目的自然是值得那些犧牲一切來反抗這無知與偏見的世界之男女先驅者的熱誠，勇氣，堅忍和不斷的努力的。

我的希望也是向着這個目標的，但我以爲現在的所謂婦女解放並沒有達到這個偉大的目的。現在假若婦女真願意求得自由，那麼她們第一步便應該從解放中把自己解放出來。這種議論好像是很奇怪的，然而却是真的。

我們看，婦女們從解放中究竟會得到些什麼？在很少數的國家內，婦女得着平等的選舉權了。難道果如一般人所說我們的政治生活便因此而清潔了麼？自然是不會的。政治的敗壞是和各種政治家的道德無關係的。政治敗壞的原因全是物質的。政治是商業和實業界的反映，所謂商業界，實業界中的格言便是『付出去不如拿進來』；『廉價買入，

高價售出『一隻染污了手去洗滌其他的一隻』。這樣看來，婦女縱然得到了平等的選舉權，也不能澄清政治的。

解放使婦女和男子在經濟上完全平等；這便是說她能夠自由選擇她的職業；然而她們在過去和現在所受的物質上的訓練並不能使她們有和男子競爭的能力。她們常常爲着謀一個位置與男子競爭的緣故，弄得精力疲倦。能夠和男子競爭的婦女實在少得很。事實上是這樣：女教師，女醫生，女建築家，女律師，女工程師得不到像她們的男同事那樣的信仰，也得不到和男同事平等的報酬。即使有少數婦女得到那樣的平等，然而這却是她們把自身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幸福完全犧牲了才換來的代價。至於那些作工的婦人和女孩，他們脫離了家庭的羈絆，却進入了工廠和辦事室的束縛。她們的目的在求經濟的獨立，難道果然因此便得到了獨立麼？許多婦女想要一個『甜蜜的家庭』，然而經過一日的苦工後回到家裏，只有寒冷，疲倦，孤寂，無秩序是留與她們的。這便是所謂『光榮的獨立』了！有一般女子在櫃檯後，或縫紉機，打字機旁過倦了那種『獨立』生活以

後便自然而然的想到結婚這件事上頭了，她們恰恰和那些久欲脫離父母威權束縛的『小姐』（資產階級的女孩）一樣，盼望着嫁人。所謂婦女經濟上的獨立，只能維持她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自然，這種獨立，在她們看來，是值得犧牲她們的一切來要求的。因此，人們現在所極端讚美的獨立，畢竟不過是阻礙婦女的天性，她們的愛的本能，她們的爲母的本能的東西！

然而工女的地位，和她們那些表面上似乎較幸福的從事於所謂較高尙職業的姊妹們比起來，還是要自然些。那些做醫生，律師，工程師的女子，在表面上似乎要高貴些，而她們的內心生活却一天一天的空虛而消滅了。

婦女的獨立和解放的概念之狹小；她們要求社會地位較高於她們的男子的愛之恐怖；她們以爲愛情會剝奪去她們的獨立和解放的那種憂懼；她們以爲母性的愛和快樂會妨害她們的職業的那種恐怖——這些使解放了的近代婦女完全成了『不自然的貞女』，生命的憂樂，完全不能達到她們的靈魂深處，她們只無聊地望着歲月逝去罷。

了她們的生活是極其呆板的

那些鼓吹婦女解放的一般人所說的解放的範圍太狹小了，不能使那潛伏在真實的婦女情緒，和母親的深刻感情中的無限的愛情和歡樂有充分發展的自由。

那些經濟獨立的婦女的悲劇，只在很少的經驗中便表現出來了。實在，現代的婦女對於世界和人性的智識確是要超過她們前時代的姊妹們；然而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她們才深深的感覺到生命要素的缺乏，沒有了此種生命的要素，多數的婦女祇變成了職業的機械而已。

有些人預先料到了這樣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知道在倫理的範圍內還留存着從前男子威權極盛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東西，他們以為這些東西多少總有點用處。假若沒有了這些，那麼許多婦女便不能前進了。實在，在所有的要推翻現制度而代以較進步較完善的組織的運動中，都免不掉有那種人；他們在理論上是抱着激烈的理想的，而在每日生活的實際上他們便現出妥協的色彩，有時更向反對方面走去。譬如，有許多社會主

義者他們抱着『財產是賊物』的思想，而假使有人借了他的錢，拿了他的東西，他便覺得不快了。

這樣的人在婦女解放運動中也是很多的。有些無聊的文學家，描寫解放的婦女的樣子，真是使她的伴侶的頭髮都直立起來。他們以為那些女權運動者恰像喬治桑那樣絕對的不管道德。她並不尊崇什麼。她完全輕視男女間的關係。總之，解放僅僅表示一個罪惡的放縱的大膽生活；不管社會，不管道德。自然，女權運動的代表者對於此種錯誤的描寫表示異常憤慨，她們想努力證明她們並不像那些人所描寫的這麼壞，然而結果她們反證明了相反的方面。自然，當婦女們做男子的奴隸時，她們不能成為純潔的好人；然而她們現在已脫離了男子的羈絆，而自由了，她們便應該成為純潔的好人，並且她們的影響可以使一切社會制度清潔的。實在，女權運動把舊的桎梏打碎了，然而同時又造了新的鐐銬。在解放運動中，我們還未見着那些敢於直視自由的婦女，可見真正解放的偉大運動尚未到來。她們的那種狹小的清教徒的觀念把男子視為搗亂者，一

個可疑的人物，而逐出於她們感情生活之外。她們以為男子只可作小孩子的父親，因為小孩子沒有了父親便難於生活。幸好那種清教徒的觀念還沒有把她們對於母性的內心要求消滅淨盡。其實婦女的自由是和男子的自由有密切關係的；我的許多所謂解放了的姊妹們似乎忽略了這件事實。小孩子生來是自由的，但需要着他的周圍的男女小心的愛他，看護他。不幸，人類關係的此種狹小觀念帶來了近代男子和婦女生活中的大悲劇。

約在二十餘年前出版了一部書，便是那威著名的女作家瑪爾荷姆 (Laura Marholm) 的婦人論 (Woman, A Character Study)。她是最先注意到婦女解放的概念之狹小和空虛，及其對於婦女內心生活之不良的影響的一個人。瑪爾荷姆在她的著作中說到幾個全世界聞名的天才的女子的命運：那個天才丟斯 (Theonora Duse)，大數學家和著作家柯瓦喇夫斯加 (Sonya Kovalevskaja)，早死的青年藝術家巴西克采夫 (Maria Bashkirselt)。瑪爾荷姆詳細的描寫這幾個天資異於常人的女子的生活；

在她的描寫中流露出一種對於完滿美麗的生活未能滿足的要求，以及由於此種生活的缺乏所生出來的寂寞與不安。我們讀了這樣精美的心理描寫，不能不覺得婦女智識的發達程度愈高，她愈不能得到那些認識她的強烈的個性的同情伴侶，他不僅分別她的性，且視她為一個人，一個友人，一個同志，他要把她的各樣性質認清楚。

瑪爾荷姆在她的婦女論中描寫出來那種自滿的以女性保護者自命的可笑的庸俗男子，不是婦女真正的伴侶。同樣，那些只知道她的天才她的智識的男子，也不是她的真正伴侶，他不能喚起她的女性。

一般人都以為豐富的智慧和優美的精神是一個深刻的美麗的人物所必需的品質。然而對於近代婦女，這些品質却成了她們生存的障礙了。百餘年來，那種建築在聖經『百年偕老』(Till death doth part) 上面的舊式結婚，已被視為承認男子有壓制女子的威權，女子應完全服從男子的命令，應絕對依賴男子的供給，用男子的姓的一種制度，而且受着許多人的攻擊了。時間又證明出來舊式婚姻的關係，只限制女子使其為男

子的奴隸養小孩子的人。婚姻的缺點雖已顯露，然而仍有許多解放的女子寧願結婚而不願過不結婚的生活（並不是指獨身），因為道德和社會的偏見的束縛已蒙蔽了她的天性了。

對於許多進步的婦女的這種矛盾行爲的解釋，便是因為她們並不會真正了解解放的意義。她們以爲只要脫離外表的壓制者而獨立便夠了；她們反而去保護更有害的內的壓制者——倫理的和社會的習俗。此種習俗在最活動的婦女解放運動者的心中和腦中仍是同樣的有效力，猶如在她們的祖母們的心中腦中一樣。

這些內的壓制者的形式是不同的，或是公共的意見；或是父母，兄弟，叔嬸及其他親族的話語；難道教育部，雇主等等會說甚麼？難道這些一切囚禁人類精神的人，道德上的偵探，好事者還要說什麼？假若婦女不能與所有這些東西宣戰，假若她們不能得到無限制的自由，假若她們不能聽命於她們天性的要求，不管這要求是愛一個男子或是她們的最光榮的特權——生小孩的權利；她們便不能算是解放的婦女。我們看，究竟有多少

所謂解放的婦女，能有絕大的勇氣，敢來承認說愛的呼聲正擊着她們的胸，要使她們聽着，要她們來滿足這種愛的要求。

法國小說家芮布拉西(J. Reibrach)在他的一部小說新的美麗 (New Beauty) 中，描寫一個理想的美麗的解放女子。他假設這個女子是一個年輕的醫生。她常常很清楚很聰明的談起飼養孩子的方法；她是很良善的，她對於那些窮困的母親，並不取費，便施送藥與她們。她曾和一個男朋友談起將來的衛生設施；怎樣造石牆，用石頭做地板，消燬一切破爛物片，便可殺滅各種微生物。她自然穿得很樸素，很清潔，大概穿黑衣服的時候居多。那個青年男子，最初被她的智慧所驚倒了，漸漸要來了解她，有一天居然察覺了他愛這個女子。他們都是青年，她又是很和善的，很美麗的。我們以為他定會把他的愛情告訴她的，然而他却不敢做這種『浪漫的荒謬』。他在這個純潔的美麗女子的面前完全抑制了他的熱烈的愛情。他遏止了他的內心的愛的呼聲，照從前那樣的生活下去，她也是照常好好的過日子，這小說便是如此的終結了。我實在並不覺得，新的美麗中有什

麼美麗的東西所謂『新的美麗』恰與那女主人公所夢想的石牆石地一樣的冷酷，說句真話，我寧願聽浪漫時代的情歌，我寧願見私奔的事，譬如在一個月夜裏，女子從梯上爬出牆外私逃了，接着便是父親的責罵，母親的哭訴以及鄰人的道德的批評。我寧願世界上有這樣的事，卻不願要那『道學家』所讚美的那樣拘謹的禮法。假若愛情是不能無限制的給與和接收的，那麼，這便不是愛情，只像做算學題一樣，小心翼翼的，一加一減之間都得十分注意，不能弄錯的。

現在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大缺點，是那種違反自然的固執和狹隘的自尊，這完全蒙蔽了婦女的性靈，使她們不敢從生命之泉源飲取那樣的瓊漿。我曾說過，那些一生以她們的小孩的幸福和她們的愛人的安慰為命的舊式的『賢母良妻』和那真正的新婦女有密切的關係，甚至還比真正新婦女和現在所謂解放的婦女的關係更要密切些。那些簡單樸實的解放運動者，自然要罵我為應該受炮烙的異端。她們的盲目的熱誠蒙蔽了她們的智慧，使她們不能知道我這種比較，完全在證明我們大部份的前代婦女是比

那些充滿於學校和各種辦事地方的所謂解放的有職業的近代婦女更要自然更要和善，更要樸實，更要聰明，更富於人性。這並不是說要回到過去的時代，也不是要把婦女拘束在舊的環境（廚房和育兒房）中，不許她們出來看看新天地。

現在說到救濟的方法。要補救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缺點，只有向着更光明的將來猛進。我們應該脫離一切傳統習慣而自由的發育起來，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步是應該向着這方面走的。將來還向着新方向走去。所謂選舉權，平等的公民權，也許有益於婦女，但婦女解放的目的是絕對不能由此達到的。真正的婦女解放，必先從解放婦女的精神做起。歷史告訴我們：被壓迫階級要脫離主人的壓迫，而獲得真正的自由，非由他們自己努力不可。婦女解放運動也是一樣，假若婦女有取得自由的力量，她們的自由才會實現的。因此她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她們的內心的改革，擺脫一切偏見，傳說和風俗的束縛。自然，那種要求各種職業中的平等權利的舉動是正當的；然而最重要的權利畢竟還是那愛人與被愛的權利。實在，假若一部份的解放變成了全體婦女的真正解放，那

麼那種把求愛做情婦做母親等等舉動認作和受人壓制依賴別人一樣的可笑的觀念。便會打破了。並且那種把男性和女性分爲兩個相反對的世界的荒謬觀念也是要打破的。

男性和女性是不能這樣的分開的。兩性的關係的真正概念，不應承認有什麼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存在；男性和女性應該互相了解，互相幫助。女性們應該拋棄成見，來發展她們的更豐富，更深刻，更優美的性質。只有這一條路才能補救現代解放運動的缺點，把女性解放的悲劇變換成無限的快樂。

## 俄羅斯革命的婦女

俄皇時代被壓迫者的革命運動中，其著名的女英雄，對於自由解放的活動，占了世界歷史獨一無雙的位置。

詩人納克拉瑣夫 (Nekrasov) 在他著名的詩篇俄羅斯婦女 (Russian Women) 中，對於勇敢不屈，犧牲其財富，教化和社會上的位置，爲了她們的理想被流放於北部冰凍荒原的婦女，加以十分的尊仰。其後，伊凡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亦會充滿同情的讚美，以描畫當時俄羅斯的女革命家，在他的絕妙的散文詩，"On the threshold" 中，將蘇菲亞拍樂夫斯嘉雅 (Sophie Perovskaya) 型式的俄羅斯婦女的崇高理想主義，描寫得使之永垂萬古。她們對於自由的熱信和獻身，在八十年前黑暗的俄羅斯像炬

## 火似地照耀着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把獄門打開了，爲俄皇所放逐於西伯利亞的殘餘政治犯也出來了。他們轉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去，那裏集聚了青年的革命黨，雖然他們所代表的政治傾向有種種不同，然而都爲共通的理想所激動。

阿爾加塔拉圖塔 (Olga Taratuta) 是智識階級的父母所生，她的體格雖然小，但富有熱烈的和獻身的情性。二十歲時，她和許多友人在南俄羅斯組織了第一次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初期，她被囚繫，發放在奧德沙 (Odessa) 監獄裏做二十年的苦工 (Katorga)。但後來她機警而勇敢地逃走了，在一個假名之下，她再擔負起她的工作。鷹犬們長時間的尋覓終於沒有成功。可是在一九〇八年，她的假名破露了，她於是再被捉着，被判處二十年監禁。一九一七年，她從新恢復了自由，遂委身於救護革命政治犯的紅十字會工作，在烏克蘭幫助在斯可羅巴斯基 (Skorpadsky) 政府下的被壓迫者，其後更給與在共產主義國家下的新政治囚犯以極大的救助。

一九二〇年末全俄無政府黨大會在卡爾可夫 (Khar'kov) 舉行結果所有的代表們都被逮捕了，阿爾加塔拉圖塔便是數百名囚犯中的一個。她被發放到莫斯科的佈提耳克監獄 (Butyrki Prison) 內。在這裏，她的許多同志們在羅曼諾夫代 (Romanov regime) 曾受過無窮痛苦，而且還死亡過。阿爾加在此間，飽歷了生命中的極痛苦的經驗。四月二十五日的夜裏，「其卡」(Tcheka) 入寇獄中的政治犯，犯人在睡夢裏被殘酷的笞撻了，隨後便擁入火車站，轉運到別的監獄去。

阿爾加所遣送的地方，是恐怖的阿爾羅夫獄 (Orlov Prison) 在尼古拉二世時，那裏是分配犯人的中心點。獄中的待遇，迫着那些政治犯不得不馬上舉行同盟絕食來反抗。隨後阿爾加更被一再遷移到別的監獄，繼之以流放到韋里克烏斯丁 (Veliky Usting) 的淒涼區域，迄後，才配遣到開夫 (Kiev) 去。在斯可羅巴斯基政府的反動時代，她會在此地委身做過救助共產黨囚犯的事業。

里亞哥特曼 (Leah Gotman) 與凡亞巴龍 (Fanya Boron)，她們十歲時便離開

俄羅斯到美洲去。在那裏的工廠裏工作並從事於勞動運動。我很熟悉她們有獨立女性的優美儀型，感人的容貌，豐富的情感和強烈的心靈。二月革命之初，她們同了許多俄國的避難民衆忙回本國，投身於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羣衆中擔負教育工作，其後她們更加入著名的農民革命者馬哈諾（Bat'ka Makho）隊中，擔任教化的活動。

反抗馬哈諾的克萊姆靈宮（Kremiin）鐵腕，仍然向着哥特曼和巴龍壓迫。她們倆都在卡爾可夫會議的那晚上被逮而囚禁在佈提耳克監獄內。在這裏，她倆曾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夜，爲「其卡」所拘捕襲擊過。從牀上把里亞哥特曼拖下來，她的衣服被撕裂了，只穿着短短的衣服，披着髮跌下樓梯，強迫她和着別的政治犯在監獄的廣場上站立幾點鐘，等候着遷移到不可知的所在。她現在仍然被囚在極北可怖的梭羅維斯基（Sovetsky）屯營。（註，據自由月刊消息，此屯營已因各國勞動階級的抗議而撤廢，但可敬的二位女革命家，又不知遷移到何處去了。）

巴龍有超絕的勇敢和無比的仁愛精神，她是以清明的美德和無上忘我的精神來

擔負革命的艱難工作的婦女中罕有的模型，我很受了她的感動。在佈提耳克被襲擊之後，她便被移到利亞然獄（Rizau Prison），其後，她逃走了，孤苦無助地步行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時，她早沒有錢，也幾乎沒有衣服，不得已只有在她丈夫的兄弟家裏藏匿，不幸又被「其卡」尋獲了。這位犧牲其一生於革命的勇敢婦人，終於被偽爲革命的前衛的黨閥所鎗斃了。

愛扶格尼亞拉特納爾（Irgenia Rafter）是一個具有強毅的心胸和勇往的氣概的年青婦人，當她在瑞士學完了醫藥學以後，便加入了社會革命黨。回到俄國之後，她的活動，竟頻頻爲周圍的強權所阻，終究判處了她長期的監禁。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她恢復了自由，又因爲她的超絕的才能，被選爲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並且同時被農民們舉做莫斯科蘇維埃的代表。直到社會革命黨爲布爾什維克所壓迫禁止，她便於一九一九年被逮，於一九二二年同着她的十一個同志判處死刑。

然而國際間對於此項判決有力的抗議澎湃起來了，署名的人如像安那托爾法朗

士 (A. atole France)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等等，終於救了這十二個社會革命黨人的生命，愛扶格里亞也在其中。她被改處三年的流放。雖然她現在的流放期已滿，但又從新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

在左翼社會革命黨中，伊利娜加可扶斯卡亞 (Irena Kakhovskaya) 亞歷山大伊慈買洛維支 (Alexandra Izmailovich) 和瑪麗斯比麗多諾瓦 (Maria Spiridonova) 都會受過極大的犧牲。加可扶斯卡亞是反抗尼古拉一世的著名十二月黨 (Decembrist) 人加可扶斯基 (Kakolovsky) 的孫女，是一個富有文學才能和革命的理想的人。在一九〇四年很年輕的時候，便從事於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她也曾被逮，判處過二十年的苦役監禁，隨後又流放到亞卡苦野 (Akakuy) 俄皇時代最可怖的放逐地。一九一四年，她得了允許，住在屈蘭拜卡爾 (Trans Baikal) 區域，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才回復了自由。

加可扶斯卡亞在她從放逐地回轉以後，便在左翼社會革命黨內工作，迄至布萊斯

特和約成功，德軍占有了烏克蘭，德國強權者便把她認為與暗殺愛學耳 (Eichorn) 將軍者同謀。愛學耳將軍是被左翼社會革命黨董斯可耶 (A. Donskoy 所暗殺的) 而被逮，並判處死刑，但德國革命爆發，竟把她死刑的執行阻止了。她於是繼續做她的工作，一九二一年重被佈爾什維克所捕，流放於西伯利亞之土耳其斯坦的沙馬康特 (Samarkand)。她現患肺病甚劇。聽說快要到最危險的時期了。德國的工團主義者和職工聯合主義者的勞工團體紛紛拍電與柏林俄國駐德大使，請求援救加可扶斯卡亞，讓她離開俄國到外國去養病，但至今尚無回音。她雖然不會死在專制的沙皇手裏，但現在却快要死在「革命的」布黨手中了。(她第一次被布黨逮捕，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恰在俄國第三革命被壓服後數日。)

從前加可扶斯卡亞在獄時，曾寫出她最饒興趣的記憶，羅曼羅蘭在讀過以後說道：「我雖然反對她的理想，但她的敘述却有一種——甚至於超人的性格，那是一部最高價值之心理的文獻。作者的純樸，才能和她獻身於主義的精力，一切都能激起讀者的讚

賞……』

伊慈買洛維支是一位俄羅斯將軍的女兒；她是一個在專制時代被迫而在可能以內所做的反抗之獨一形式——暴動行爲的俄國青年婦女之另一例。一九〇六年，她暗殺了閔斯克省（Minsk）的行政長，仇視和殺害猶太人的行政長苦爾洛夫（Курлов），被判處終身的西伯利亞流配。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她和別的政治犯都恢復自由了。她是左翼社會革命黨員，而且做了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的領袖。當着佈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九年決定洗汰社會革命黨時，她遂和別的同志們一同被捕了。以後差不多都過的是監獄生活。

還有可稱道的稟性便是她一生都和她的友人和同志瑪麗斯比麗多諾瓦，相伴她們在西伯利亞一同住了十一年，回到俄國又一同擔負民衆的工作，又一同被逮於佈爾什維克的政府，過多年的囚獄生活。

瑪麗斯比麗多諾瓦無疑的在俄羅斯革命運動中，她是一位最著名的女英雄。她生

長於貴族家庭，貌美而多識，但她却能捨去她的奢華生活和社會上的位置，為被壓迫民衆而獻身。十八歲時，她刺殺了虐待農民的湯潑夫省（Tambov）將軍盧卡諾夫斯奇（Lukhanovsky），她被捕了。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奴僕們虐待她比恐怖的「沙」伊凡（Ivan the Terrible）所使用的方法尤為利害。她不惟被虐打，並且把她的衣服從她的身上剝掉，把她帶到醉了的衛卒中間，以燃着的紙煙燒她的裸肉以為樂。這樣瀕死的幾禮拜以後，才判決了她的死刑。

斯比麗多諾瓦所受的虐待，激起了西歐的公憤，他們的抗議救了她的性命，改判西伯利亞的終身流配。她的肺部受傷了，手受損了，並且有一隻眼睛失了明。但是她的身體雖然破損，精神的火焰却仍然熊熊地燃着。

一九一七年，斯比麗多諾瓦從獄中出來，她同着許多歸來的政治犯，在從西伯利亞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路上，受民衆熱烈的歡迎。她成了俄羅斯億萬農民的領袖，他們終年渴望的精魂，他們需要與希求的代言者。

一九一八年，斯比麗多諾瓦深知俄羅斯革命的危險，從她一些矯飾自是的朋友得來比從她的敵人方面得來的更甚。她洞察了共產黨國家的獨裁伸長，於是遂竭力來反對牠。在布萊斯特和議時，左翼社會革命黨和佈爾什維克黨破裂了。那時，斯比麗多諾瓦保持着她的主義和實際工作，所以不久，她便同五百個農民大會代表被捕了。

我初抵俄國時，佈黨告我：瑪麗已得了神經破裂症，所以她現在被安置在病院裏從事「小心的醫療」。可是不久我發覺她已逃出「小心醫療」的病院；如在俄皇時代一樣，飾作農人住在莫斯科。隨後我很幸運的得和這位特出的婦人盤桓了幾天，覺得她並沒有一些歇司的里亞（Hysteria）的病徵，而在事實上，她的熱情和反抗仍和從前一樣的超絕。

數月以後，時值一九二〇年秋天，「其卡」們又忙碌的偵緝他們的革命叛徒了。他們擾遍了莫斯科，偵獲了正患瘟熱病的斯比麗多諾瓦，於是牠被捕了，送往「其卡」的秘密地阿鎮彼阿提得耳（Osobly Otdel）。一九二一年，那時瑪麗將臨於死，她的友人們

竭力營謀要求暫釋，以病痊即返獄爲條件。在事實上，當「其卡」再照顧她的時候，她又會復原了。她的屋子內充滿了喝血的衛卒，只有她的密友伊慈買洛維支照料她。她們步步都被巡察着，斯比麗多諾瓦不能忍耐了，要求再回監獄。於是她和她的密友伊慈買洛維支同被發放到莫斯科省的遠陬去，並且從可靠的消息，我知道她們倆已經被放逐到土耳其斯坦（Turkistan）的荒原沙馬康特（Samarland）去了。雖然她會實行絕食來反抗布黨政府的命令，然而終於不能把殘酷的布黨官僚感動。一九二三年在獄中時，她會圖謀逃出，但沒有成功，並且還幾乎把她的生命斷送了。前年出版的伯慈巴洛夫（N. Bezpalov）的著作格保烏的懺悔錄（Confessions of a G.P. U. Agent）中記載她逃獄事說：「瑪麗及其他幾個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同監禁在那裏（指莫斯科附近的監獄）他們被看守得非常之嚴，走動一步，都有獄卒跟隨着。瑪麗想法逃獄。有一天晚上，她從窗口爬出，爬上屋頂。我們的人覺察了，便向她開槍，沒有打着她，她便爬回來了。」

俄羅斯女英雄的殉道，在佈爾什維克獨裁之下，比在俄皇時代尤爲酷烈。然而她們的苦痛只是身體上的，決不能影響及她們的精神。她們知道：當她們被專政者仇視的時候，俄羅斯的民衆却愛敬她們了。真的，這些「簡樸的民衆」一視她們如同爲真理而受苦的「神聖」。確實的，政治犯所受的囚獄苦役和流放，其對於道德上的影響却是極大的。現在一切都改變了。俄羅斯的新專政者，把社會主義的理想玷辱了，而且誹謗了那偉大的反對者的清名。除了統治的政黨以外，在俄國沒有公衆的言論，而這些革命的俄羅斯的男女犧牲者都認成了敗類了。他們對於本國的良心，沒有伸雪和宣告，因爲國家在政治上已經被破碎了。

「註」此文初發表於時間和潮流 (Time and Tide) 上，繼載於去年八月份的自由月刊 (Freedo in Monthly)。阿根廷出版之炬火 (La Antorcha) 第二百二十期上載有西班牙譯文。

## 近代戲劇論

——急進思想的有力的傳播者——

那不滿於現實，不安定於生活的人，如仗馬寒蟬，沉默於社會階級中，已經很久很久了，反動的權威，沒有一個時候不盡力來壓制他們的宣洩而使之平復。然而，當這些被壓迫的羣衆，由沉默的狀態漸漸覺醒起來，一直到了全世界都一致了，那一定會影響到人類思想和行動的一切形態，並且在『重新估定現存價值的價值』之中，尋求個人的和社會的表示。

關於近代社會有覺悟的被壓迫羣衆之偉大發展的適當評鑑，不能只從宣傳品中尋得，我們若想熟識人類表現的大部分形態，最好在藝術文學和近代戲劇——我們深

刻的不滿足的感覺之最強烈和最深的解釋者——之中去尋求。

我們看，大畫家米勒（Millet）的油畫，對於被壓迫的不滿足者之覺醒，是具有如何的一個偉大因子啊！畫中的農人的圖像表示出反對社會錯誤的可怖的控訴——這種社會錯誤使荷鋤的農人陷於失望的貧窶而被逐出於自然的慈惠之外。

毛尼哀（Maennier）的幻想，形容出那礦工羣衆中對於階級爭鬪和保衛那些受殘害的弟兄的相關情誼。他的天才，很權威地描出那奴役於地球上的羣衆中之被掠奪者的同情互愛的關係，和那反抗的精神——使這些一切的情景在藝術中表示出來。

在近代文豪——屠格涅夫（Turgenev）、朶斯托葉夫斯基（Dostoyevsky）、托爾斯泰（Tolstoy）、安得列夫（Andriev）、哥爾基（Gorki）、惠特曼（Whitman）、愛美孫（Emerson）等等——的著作，爲反抗的覺悟之重要因子，在其中，包有全世界趨向社會改造的熱烈精神和願望。

尤其是近代劇曲，更有深入的精神，她簡直是急進思想的酵母和新價值（new

## Values) 的傳播者

我們說近代戲劇有這麼大的功績，似乎是言過其實。然而苟一研究各國近代理想的發展，當可證明近代戲劇實使人們認識偉大的社會真理。而這些真理却因在別的形式中隱飾着而爲人所不知的。自然，這還有例外，如俄國和法國。

俄國因爲有牠的可怖的政治壓迫，而且因爲在智識階級民衆和專制暴君中間的巨大衝突，遂使人民感覺到和驚醒了他們的社會同情。所以在托爾斯泰，契訶甫 (Tchechov) 哥爾基和安得利夫的偉大劇曲中，反映了人生 (life) 和爭鬪 (struggle) 與俄國民衆的鼓舞和希望。

誰能否認黑暗之勢力 (The Power of Darkness) 和旅店 (Night Lodging) 所發生的巨著的影響呢？這位托爾斯泰雖然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但是他是有組織的基督教 (Organised Christianity) 的巨敵。他揮其如椽的巨腕描寫出黑暗勢力之施於人類心靈的破毀力，基督教堂的迷信。

我們看還有那種媒介物 (Medium) 能有劇曲那樣的能力以表出那教堂對於罪惡之責任，還有那種媒介物能如劇曲那樣，可以激發起人類良知的狂怒呢？

在哥爾基的旅店中也具有同等直接和有力的反抗。那為社會制度所迫而入於犯罪和貧窶的下級人民 (Pariahs) 只有懷喪地掌握着希望與激舞的陳跡。他們表示失了生存權利，為兇殘的和反社會的環境所摧毀。

在他方面的法國，因為牠為自由的長期爭鬪，固然已是急進思想的搖籃，既是這樣，她自無需以戲劇為喚醒人們的工具。但為布里歐 (Brie) 的名著——如紅衣記 (Rouge-Rouge) 描寫了法庭制度的恐怖的腐敗黑暗；又如米爾波 (Mirbeau) 的事之為事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描寫在人類心靈上財富的惡勢力，這些著作簡直比法國許多名著或論文之關於社會問題者所及範圍還要寬廣。

有些國家如德國、斯堪狄那維亞、英國甚至於美國，戲劇是創造歷史，和在各階級間撒布急進思想的媒介物。

我且舉德國爲例。許多善思考者，富於理想者，和公正者，在二三十年中間，以戲劇如他們一生之著作，在被壓迫階級中間廣佈人類博愛，正義的真理。偉大的革命巨浪——社會主義之於殘酷無人道的制度下的犧牲者，猶如涼水之於沙漠旅行者的枯燥的嘴唇一樣。然而，啊！那所謂文化的人民却絕對的不同；革命的高潮對於他們，直如那些不充足的，危險的，無教化的暴徒——他們的地位是常在監欄之後——的喁喁怨語而已。

所謂文化國家的人民，常常自滿自大。他們不明白爲什麼一個人應該對於成千成萬的民衆——雖然他們創造世界上的財富，却反而挨餓的事實，發生驚異。他們的周圍是被美和奢侈包着的，他們不相信在他們的周圍，住了許多數民衆，其地位之被剝削凌辱甚至於比獸類的地位還低下，沒有居處，破衣襤褸，喪失了一切的希望和企圖。

在德國的這種情狀，特別是在法德戰爭以後，尤爲顯著。在國家自然獲了無上的勝利，所以在文藝上，也蠅集於傷感的和愛國的方面。由此，德國青年們的心靈遂被『掠取和流血的一榮』所耽毒了。

於是，智育的德國，遂不能不歡迎別的國家的文藝，譬如易卜生，曹拉，莫泊桑——尤其是朵斯托葉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偉大的著作。然而假若一個國家沒有關於自己國土的文藝和戲劇，是不能長久維持其文化的標準的。所以德國也漸漸開始發展反映其本國民衆之生活和衝突的戲劇。

那個時代最年少的戲劇作家霍爾茨（Arno Holz），以其名著塞利克家族（Die Familie Holze）使一班俗人震駭。此劇敘及社會的殘廢鄙陋與狹巷中男女他們的生活，只靠由垃圾桶中所拾取之棄物以維持。那豈不是一種可怖的民族嗎？而且還有什麼別的方足以破碎那從不知道貧乏而更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善的民衆的頭腦的堅殼呢？我們固不必贅說此劇激起了社會上異常大的憤怒，然而真理是辛苦的，便是住居於柏林的第五路（Fifth Avenue）的人民亦增恨與真理相遇。

塞利克家族劇中所敘述的一切——那是多年以來所未會寫出來的——不是沒有一些結果。霍爾茨的戲劇天才與其劇本之有力的解釋，深入了許多人的心裏，並且使

人民不能想不到他們周圍的可怖之不平等等。

蘇特爾曼 (Sudermann) 的榮譽 (Ehre) 和故鄉 (Heimat) 亦對於此等重要問題，加以注意。我曾經說過，那熱感的愛國主義完全移轉德人之頭腦，使之創造一種以爲光榮的悖謬觀念。決鬪之事 (Duelling) 竟成爲日常事件，犧牲了無數的生命。於是許多名家遂起而揚起反抗的呼聲。但是比得上榮譽劇 之能澄澈和解明國民的病症的，實在沒有。

此劇並不只涉及決鬪之事，並且分析那『光榮』真義，證明那並不是與生俱來之天賦的情緒，乃是隨各民族和各時代的不同而差異的。特別是倚於其一生中經濟的和社會的位置。我們從這劇中可以證明居於高堂大廈中的富豪之對於光榮意義與被他所剝削者的觀念一定不同的。

有羅柏爾 (Robert) 者，爲一富翁米林格 (Mühling) 的僱者，代表他的主人在印度 經營，爲他的主人獲得豐厚的產業。他們家族，則託庇於他主人，得其『仁慈』允許，在他

遠適的時刻，住在一間朽陋不堪的茅屋內。後來羅柏爾返家，發覺他的青年妹子爲米林格的兒子所姦污了，而他的父親「寬仁厚德」的允許以四萬馬克來和解這個糾紛。羅柏爾那時不能不狂怒了，他指譎其主人的家族的光榮。於是遂因鹵莽而失其位置。隨後羅柏爾遂當面宣布這位博愛的富翁道：

『我們爲你做奴隸，我們爲了你而犧牲了自己的心血，但你反姦淫了我的女兒和妹妹，反以爲寬仁厚德，以我爲你辛苦賺得來金錢來償買她們的恥辱。那便是你所稱的光榮！』

在故鄉一劇中，一種不期而來的對於光榮的觀念，由劇中主角特拉斯特伯爵表示出來，特拉斯特是一個廣諸各地帶的風俗者。在他的多次旅行中，他說他曾到過一廣野的部落，他幾乎犯了死罪才獲得光榮，他們的光榮，乃是拒絕酋長的妻子施與他的柔情厚待。

故鄉劇的題旨，是論及老年人與青年人中間的衝突。牠在戲劇文藝上面佔了不朽

## 和重要的位置

陸軍中校時瓦測 (Schwarz) 的女兒瑪格大 (Magda) 曾經犯了不可赦宥的罪惡，就是說，她拒絕了爲其父所選定的求婚者。因爲她敢於違抗父母命令，所以被驅逐出去。十二年以後，她已經成了著名的歌者，充滿了活氣和自由的精神，從外面的世界回到家庭，她願意去見她的父母，但以尊敬她昔日的大主教爲條件。然而她嚴峻的父親馬上便執着「親權」去責問她。瑪格大發怒了，但漸漸地他的固執性使她的生命的悲劇得了一點光明。他知道那尊貴的議員克勒爾 (Councillor von Keller) 在他的學生時代已爲瑪格大的情人，當她正爲自己經濟的和社會的獨立而奮鬥的時候。這個羅曼史的結果乃是瑪格大生了小孩以後，便爲男子所棄了。她的嚴厲的父親此時便使她仍歸克勒爾，并使克勒爾依法律認可。克勒爾見着瑪格大在社會上和職業上的成功，他便應允了，但却要求瑪格大不再入劇場，並置其子於育嬰院。此老年和青年中間的衝突，激發了她思想和行動的獨立的自覺，勇敢的申言道：「我敢說我對於你的評議——你和你尊貴

的社會爲什麼我應該比你更壞而且我必須戴着虛偽的面具在你們中間發展我的生存？我爲什麼需要烟癮在我身上的黃金和環繞着我的令譽的光彩？這只足以增加我的卑鄙！我沒有從早至晚的苦工到十年以上？我沒有終夜不眠以縫紉我的衣服嗎？我沒有一步一步的建築我的事業嗎？爲什麼我該在任何人的面前赧顏羞面？是我自己，我只能由我自己抉擇去做什麼人物！』

故鄉的概括的題旨，卽是老年和青年間的衝突，原不是新創的。牠已曾早在一本名著父與子中間應用過了，在父與子中間是描寫成年人的覺悟。故鄉的藝術手腕雖遠不及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然而牠描寫性的覺悟，却可證實。牠是一有力的革命化的因子，尤其是因爲牠的戲劇體裁的表示。

還有一位劇作家他不僅是散佈急進的思想，並且革命化了。

深思的德人他是霍普特曼 (Gerhardt Hauptmann)。他的第一本劇本叫做日出之前 (Vor Sonnenaufgang)。起初爲各著名劇場所拒絕，但終由一獨立的萊新劇場

(Lessing Theatre) 所扮演。牠像靈光一樣的掣擊在全社會的地平上閃耀着牠的劇材是叙及一個愚鈍粗鹵的大地主和他一樣愚魯的奴僕。那財富的影響，無論是對於創造那財富的被剝削者和享有者，都顯出極顯明的色彩，其結果使人沉湎，癡愚和墮落。然而日出之前的極重要的要點，乃是關於不勝任的父母育其子女的問題。而霍普特曼竟因此而飽受世人的攻擊。

在此劇的第二次扮演中，一個柏林著名的外科醫生幾乎在劇場中中了極大的震駭，他在他的頭上不住地搖蕩，力竭聲嘶的叫道：『假如育兒之事 (Childbirth) 竟公然在舞臺上討論起來，德國的禮教道德，幾何其不淪喪啊！』這個醫生現在已經寂然無聞了。而霍普特曼的偉大的人格仍在世界的面前矗立。

當着織工 (Die Weber) 一劇初演於舞臺，詩人和思想家的領土簡直被一般妖魔喧擾得不堪。這道德叫道：『什麼作工的人，污垢的下賤的奴才，也把來演在舞臺上嗎？那貧乏人和他充滿了的恐怖和醜惡也像在餐後娛樂一概抹去嗎？那未免太甚了！』

是的使這些蠢豕肥羊般的有產階級見這些織工們存在，對於他們的恐怖未免太甚了，這正因為真理像霹靂一樣在滿足於現社會的聾耳之前叫道：『我控訴了！』(accuse)。

自然，看了這劇中的情景，可以概括的知道資本家如不吸取勞働者的脂膏，是不會致肥的；如果不經過貧乏，飢餓和寒冷的道路，財富是不能積聚起來的。然而這一切的事實都如是的隱飾着，等待那犧牲者自己覺悟起來認識了他們的位置。近代戲劇的目的，是在促起被壓迫階級的意識。不錯的，這個目的，便是霍普特曼把 *Die Weber* 織工的狀況指示給世人的意義。人們每日足足做十八小時的工作，所得不足以敷麪包和燃料之費；工人們居住在破陋狹暗而半蔽以雪的茅椽，禦寒者除破布以外，別無他物；嬰孩們則啼飢號寒，患貧血的重病，孕婦則罹第三期的肺癆而坐以待斃，這些在仁慈的基督教朝代下的犧牲者，沒有希望，沒有溫暖，他們簡直喪失了生命了。啊！是的，這是如何的過甚啊！

霍普特曼作劇的活潑天才，擒着了社會生命的每一層級 (*the rank*)。他除了描寫經

濟的榨取而外更及於個人在傳統習俗的奴隸中奮鬥以求解放精神上的事實，在他劇體的散文詩沉鐘 (Die Versunken Glocke) 中所描寫的鑄鐘人海因利邪 (Heinrich) 沒有達到自由的山頂，因為——如勞吞德來 (Rautendelain) 所說——他在深谷之中住得太久了。差不多一樣的情形佛克克拉特博士 (Dr. Vockerath) 和安娜墨爾 (Anna Maar) 不能脫離孤寂的幽靈生活，也因為缺少了和惡毒的傳說激戰的力量。然而他們的失敗，一定能警醒革命者的精神而與阻撓個人的和社會的解放的惡勢力相關的。

在各方面協同撒布急進思想的劇本中，還有馬克司哈爾伯 (Max Halbe) 的青年 (Jugend) 和韋德金 (Wedekind) 的春之覺醒 (Frühling's Erwachen)。他們描寫那阻礙天性的覺醒的愚蒙和偏狹的清淨主義。尤其是春之覺醒一劇。他描寫青年男女在偽教育和病道德的祭壇之前的犧牲，——這種偽教育和病道德是阻礙青年人的發展，而使社會的福利和健康淪亡的。換句話，便是損及生命的源泉與其職能的，他指示一個所謂的良好母，使他的十四歲女兒對於一切性的事實，絕對的暗昧；結果，這個女子便爲了她

的愚昧而受了犧牲她死於血枯症並且她的一生是很道德的。

清淨主義的偽善，在這些事件上判定了她的死命。特別爲韋德金所暗示出來，使人們明了小孩子對於性的愚昧和教師缺乏了對於孩子覺醒的了解，是使孩童們陷入於犧牲的絕境的。

到了春情發動期的女子，文德拉(Wendia)要求她的母親解釋那生命的神秘道

『我的姊姊結婚了兩年半，我已做了三次的姑母，然而我却不懂得將來的一切，是怎麼的……親愛的母親！你不要使氣呀！在世界上我除了你去問誰呢？你不要罵我把這些事來問你呀！請你給我一個答覆——會怎麼樣的發生呢？你不能自欺你自己而且我——已經有十四歲了——應該要求得了解的。』

她母親其實已經是偽道德，觀念的犧牲者，假如她向她的女兒慈愛的真情的解釋，還可以救出她的女兒，然而她的母親竟爲習俗所束，想隱飾她的「道德的」羞恥和困難，竟推托道：

『爲了要生小孩——個人定須去愛——愛男子——和他結婚……一個人一定要愛男子的，文德拉在你這個年齡，是仍不能去戀愛的——現在你知道了？』

文德拉「知道」她的母親所解釋的含糊話未免太遲了。她已經懷了孕，然而還以爲她得了水蠱病當她的母親失望的叫道：『你不是患水蠱病，你是已經懷了小孩子了，女兒！』但是這位苦極了的文德拉昏迷地解釋道：『母親，這是不可能的，我還沒有結過婚呢……啊！母親，爲什麼你不曾告訴我那些事情呢？』

那學童莫利士(Morris)也同樣的愚蠢，爲了學校中的考試失敗而去自殺。文德拉的未生出來的小孩的父親墨爾學雅(Melchior)也爲了他的性的覺醒使其爲教師及父親所覺察被遣送於懲治所。

許多年來，德國的富於思想的男女，已經承認性的開明(Sex enlightenment)是迫切的必須了。一種特別爲性問題的自由討論的印刷品『母性保護』(Mutterschutz)在一個時代中盡力的宣傳過，然而仍然爲了韋德金的劇曲天才，才把這急進的思想，影響

了德國的許多學校，不能不對於性生理學與之介紹。

斯堪狄那維亞像德國一樣，其進步大都皆因於戲劇，遠在易卜生出現於劇臺之前，那偉大的論文家 般生 (Johnson) 猛烈地起而反對斯堪狄那維亞各國的不平等和不義。然而他的劇本只是曠野的孤鳴，感者甚少，其不及易卜生者甚。而易卜生劇本乃爲“Brand”，偶人之家，社會柱石，羣鬼和人民公敵，却深入舊觀念之中，並且把近代的和真實的人生觀來代替他們。

易卜生是社會上一切虛偽的憎惡者，他把偽善的面幕從他們的面上揭穿了，他向着維繫社會的淺薄的網的四點襲擊。第一，現今人生的虛偽；第二，道德律所宣傳的犧牲的無益；第三，大多數崇拜的唯一上帝——微末的物質之希求和注意；第四，頑固主義 (Provincialism) 的死勢力。這四點是易卜生許多劇中的主要題旨，尤其是在社會柱石，偶人之家，羣鬼和人民公敵裏面。

啊！社會柱石！這是反對由腐朽不堪的柱石所支持的社會組織之驚人的抗詞——

所謂柱石云者，不在外表上裝飾得非常燦爛可觀而實則異常鄙陋，他們只不過把真實的情況隱飾起來罷了。這些柱石是什麼東西呢？

伯爾涅克 (Bernick) 是一個在社會上和產業上佔有極高位置者，又是他的故鄉的善士和社會的砥柱，他因為使用虛偽詐其和一切損人利己的狡計而獲得他絕頂的榮譽和位置。他攪得他心腹友人約翰 (Johan) 的好名聲，而且迷惑他戀愛的婦人羅娜赫塞爾 (Lona Hessel)，爲了圖謀佔據金錢的緣故和她的異母妹結婚。他因為在所謂『公共福利』的辭下營私舞弊而致富，後來甚至於不惜以人命爲犧牲，以腐壞危險的輪船叫做印度女 (Indian girl) 的航行於海。

然而，這羅娜悔悟，使她知道其生命的空虛卑劣，他希圖償其已失的良心，爲其子的生活滌除一條的道路，然而，此最後的希望亦終歸於失敗，他明白真實 (truth) 決不能在虛偽 (vice) 之上建築了。當全城爲他舉行慶祝宴會的時候，他那時充滿了爲人的氣態，向着市民們懺悔。他說：

『我沒有權利享有這隆重的典禮——……你們須知道我的真心，讓每一個人來考驗他自己，而且讓我們認識了過去的非是，重新我們的新生活罷。過去的一切，與其虛飾僞善空洞，虛僞的理數和可憐的卑怯，讓他在博物院去陳設罷，使衆目共睹，爲善人所借鑒。』

在偶人家裏面，易卜生爲婦女解放開了一條大道，娜拉（*Nora*）從偶人的職務中覺悟了，他明了她的父親，和她的丈夫赫爾茂·滔佛（*Helmert Torvald*）鑄成對於她的不公，她說：

『當在家跟着父親的時候，他常把我的意見告訴我，而且我也保持同樣的意見。假如我有和他不同的意見，我也瞞着他，因爲他是不願意的。他常常叫我做他的「頑意兒孩子」，把我當做偶人玩猶爲我的偶人一樣，後來我住在你的家裏了，你安排一切事都要按照你的口味，我也依從你，不然，我便只好故意那樣。現在我回想起來，我簡直像乞丐一樣的生活着，討在手裏，吃到口裏。滔佛，我靠着爲你開心過活，但

是要我這樣做，你和我的父親都使我鑄成大錯了！

滔佛雖然用了腐舊的義務和社會責任的辯爭，但終於無效。娜拉掙脫她的偶人的裙裳，充滿了自覺的女性的範型，她決定了自己而思想而裁奪，她明白了在一切事實之前，她是人類，爲人便是她第一件的義務，便是被社會所排斥，她也是不懼的。她變成了法律的正義的懷疑者，她不相信傳統的預存的智慧。她的革命精神升高起來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她說道：『我決定了誰才是對的，社會呢或者我！』

在她的童孩似的對於丈夫的信心中，她懷了不可思議的希望。然而這不是失望的希望，因爲牠啓開了她對於結婚的虛偽的幻想。當娜拉關了鍍金的牢籠的門而走入新世界以重建她的人格的時候，她已開了爲她自身的女性和未來的人類之自由門了。

至於羣鬼一劇，其搖動社會組織的基礎，簡直像爆裂彈一般，比之於易卜生其他的著作，尤爲名著。

在偶之家一劇中，其指正娜拉滔佛的結合之錯誤與夫權一統觀念順從道德的不

合，潘佛是一個傳統觀念的丈夫和莊嚴的父親。然而在羣鬼中則不然，亞爾文夫人和亞爾文之結婚，只發覺他是一個身心破損的人，而和他共同生活的意義，只是墮落並且使後嗣亦趨於衰敗。所以在她的失望之中，她復情於幼時的伴侶年青的曼德爾主教。然而這所謂拯靈魂歸天堂的救主，却送牠還家，俾她含羞忍恥趨於墮落，勸他仍擔負對於丈夫和家庭的義。真的，他視韋福為反叛精神的乖戾的表示，一個妻子的義務，除了三從四德以外，他非所計。

亞爾文夫人負此十字架已有二十六年之久了，她不是為神的權威乃是為她的幼子阿士瓦她想救他脫離夫家的惡毒空氣。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她仍勉從其夫，忍受迷信的義務與貞節的威嚇而不辭，然而隨後她不能明晰她全生命的犧牲已歸泡影，而其子已染了夫之罪惡，無可挽回了。所以她說：『我們一切都是鬼怪。不但父母遺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活着。並且陳舊的思想和信仰這一類的東西都存留在裏頭。他們雖然沒有活力，但他們却緊緊的依附著我們。我們是永不脫離的……而且我們——和一切』

——都是這樣可憐地懼怕光明當你逼着我在你所謂義務與責任的敷衍一下當你贊美一切我全靈魂反抗的厭恨事情而認為合理正常的時候，於是我才開始考量你的教訓的。我本來想只解釋一件事情，不想一件件事都明白，別的事情也都站不着了，我才知道原來都是機器造的。』

在人民公敵一劇中，易卜生對於那垂死的社會舉行了最低的葬儀。從他的灰燼以外那種新的個人——那勇敢的反叛創生出來了。那理想家斯托克曼醫生（Dr. Stockman）是永富於社會的同情和休戚關係的，是他本城的官設浴室的醫生。他不久發現了此浴室乃建築於一污澤之上的，因此不惟不能使就診的病人獲得治療，反而使其中毒。他是非常誠實的，有堅強的信心的。所以他覺得在自己的義務上應該把這個發見公之於衆，然而他轉而又覺得贏餘與利潤與健康和真理無關的，甚至於以民衆代表（People's Messenger）報為代表的城市之改革家，亦祇喋喋然謂為民衆服務，對於此醫生加以指斥。謂為輕舉妄動的理想家。在他們必以為此醫生之發見會污及城市的名譽，且

有損於彼等之收入

然而斯托克曼醫生仍相信他須得公白於其市民。他們也願來聽他的宣佈，但是他不久便覺得是一個孤獨的人。他甚至於不能尋得一個地點來宣佈他的真理，迨至當他宣佈之後，乃爲市民所攻擊譏笑，認其爲人民公敵，此醫生始得其市民之贊助而欲劃去此罪惡，終乃被人所逐，流離於淒涼孤境。因爲由他的發見之宣佈，足以損失城市之銀錢收入，故所有的善良公民和官吏以及熱心的改革家都起而絕滅此真理的聲息。他明白他們一切都是羣作僞的多數，他們不顧公理，不顧良心，只欲建築其城市的繁昌於虛僞卑污的泥沼之上，他被人咒罵，以爲他是企圖毀滅地方。然而在他的意見，却以爲『假使地方靠着欺騙過日子，便是毀滅又何妨！我告訴你，應該把他毀滅個乾淨才好！』假使靠欺騙過日子的人都該像毒蟲似的將他毀滅盡！不然就要傳染全國，就要造成一種情形使全國毀滅。

斯托克曼醫生不是一個實際政治家。他想一個自由人不該像流氓般的行動（譯

者按，Stoicism『說一個自由人不應該把自由弄齷齪』者，不應該做出事情來使自己要唾罵自己，因為只有假裝公共幸福和多數的虛偽足以蹂躪一切的真理和理想。他說，『黨的綱領勒絞了一切青年的，真理的頸項；惟利的營謀則足以顛倒道德和公正，一直到生命變成單純可憎的東西』

易卜生戲劇——社會柱石，偶人之家，羣鬼和人民公敵——構成爆炸的力量，牠漸漸地消滅那橫行於社會的美場——所謂文化——的羣鬼。尤有進者，易卜生的劇本之破壞力同時又是很高度的建設力，因為他不僅是攻擊現存的社會柱石，他還盡力去建築那更健康的理想未來，基於在同情的社會環境以內的個人自主之上。

英國和她的急進思想的先驅，為高德文（Godwin），阿文（Robert Owen），達爾文（Darwin），斯賓塞爾（Spencer），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其他許多人物，再如她的自由的雪雀如雪勒（Shelley），擺倫（Byron），克茨（Keats）——是戲劇藝術的影響之別一。在比較數年以內，蕭伯訥（Shaw），皮耐羅（Pinero），高士倭西（Galsworthy），肯納底

（Rann Kennedy）的劇作會將急進思想輸入於絕未受上述諸詩人影響的聾耳。彼對於阿文論貧的文章與蕭伯訥社會主義的論文素不關心者，亦因“Major Barbara”（蕭伯訥著）而深深感到在此劇中蕭伯訥描寫貧困爲基督教文化的極大罪惡。他說，『貧困使人孱弱卑鄙；貧困使疾病犯罪和賣淫增加；一言以蔽之，世界上一切的罪惡均應由貧困負責』。貧困並且養成倚賴，使救濟組織成爲必需。他保存了一切萬惡的制度。例如在 Major Barbara 中的救世軍（Salvation Army）之與酒毒相戰；然而他的最大的捐款者乃是敗傑耳（Badger）一個威士忌的釀造者。他每年備給數千金鎊以消除他的財富源泉——酒。蕭伯訥的結論是社會上的唯一真正的施主，就是像 Barbara 的父親溫德夏夫特（Undershaft）那樣的人，他是一個大礮的鑄造者，他的生命理論是『火藥之力遠勝於言語』。

溫德夏夫特說：『貧困是罪惡（Crime）的最惡（Worst）者。其他一切罪惡，俱有德行（Virtues）爲之伴；一切的不名譽，在其自身相較皆有勇士的使氣。貧困可以毀滅城市；

擴佈可怖的瘟疫。凡聞其聲觀其色嗅其味者皆可以致死。你所謂的罪惡不是別的。此而殘殺，彼而賊害；此而禍侵，彼而災害；然而他們的情景原因是什麼呢？他們只是人生的災難與疾苦；在倫敦是沒有五十個純全有職業的罪犯的。然而却有百十萬貧人，下流人，餓鬼，惡食襤衣的人。他們在道德上和體格醜毒了我們；他們把社會幸福殺掉；他們強迫我們棄掉我們自己的自由而組織一不自然的殘暴，以抵抗他們的反叛，以撲擊我們墮入他們的深谷……任你如何着論，貧困和奴隸已經有好幾世紀的歷史了；然而，他們却不敢站在我們的機關槍口。不要向他們勸導；不要向他們講理。直捷了當的殺了他們……這是辯證的最後考驗，顛倒社會制度有力的槓杆。投票！你投票，你不過把內閣員的人名改變過罷了。假如你持槍射擊，你可以推倒政府，創設新時代，消滅舊秩序，建設新的。」

民衆之不關心於蕭伯納的社會主義論文是無足怪的。他只有藉戲劇之力以傳佈如許有力量的歷史的真理。所以，只有藉助於戲劇。蕭伯納才是一個在散布急進思想中

的革命因子。

在霍普特曼的織工之後高士倭西的罷工 (Strike) 一齣是極重要的勞工戲劇了。罷工的題目是一個有兩要因的罷工。安索尼 (Anthony) 是公司的總理，是非常的頑固執拗的。工人們雖然幾個月到了餓的半死的情況，他也是毫不願有一點讓步，還有羅倍爾 (David Roberts) 他是一個不妥協的革命家，他對於勞工階級的獻身和自由的熱望已到了白熱的程度。在他們中間罷工者以可怖的劇烈鬪爭以致困頓顛連，且為他們家庭的貧乏景象所困擾驅迫。

在高士倭西罷工一劇中極出奇的地方是描寫羣衆之常變無恆和缺乏支持的毅力。他們一時讚揚那崇敬上帝權力和宗教和訓戒那反革命的老湯姆士 (Thomas) 而一時又為那組合 (Union) 辯護的代表所遣教。以為組合是常常站在妥協方面的，他並且排斥那敢於罷工的工人，然而有時他們竟為羅倍爾的精忱毅魄忠貞所鼓舞，無論何地都願意去赴湯蹈火。這是對於一般工人階級的咒咀，因為他們常像馴羊一般，甘心為

欺騙的首領們引入屠殺的場所

Consistency)原是商業時代的極大罪惡。不管你精神是如何的堅毅，不管人是如何的重要，假如他有時不應承去拍賣他的信仰，他會被投入塵積之中去的，這種便是公司的經理安索尼和工人的革命家羅倍爾的命運。自然，他倆是各走極端，猶如南北極一樣的——這兩極是互相對抗着，爲那絕不橫渡的可怖的裂罅所分裂的。然而他們却遭遇到着同樣的命運。安索尼是保守的舊思想和使用壓制的方法的合體 (embodiment)。他說：

『我做了公司的主席有三十二年了。我曾經和工人們衝突了四次。我從未失敗過。他們以爲時代變了。假如他們這樣想，我却老不客氣如前一樣對付他們。他們以爲主人和工人是平等的嗎？不能夠。在一間屋子裏只能有一個主人。他們以爲那資本 (Capital) 和勞働 (Labor) (即資本家和勞働者——譯者) 的利益是相同的麼？不能夠。他們的利益是如南北極一樣的分離的。對付工人只有一個方法——鐵

樣的懲治主人仍然是主人，工人仍是工人。」

我們固然是不高興這老朽反動的觀念，然而他的執拗和勇敢，也還有一些可稱讚的地方。他對於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危機，是猶如今日的感情的柔懦改良家一樣，他們用九個指頭來掠取，用一個指把來儲蓄；他們像 Russett Sage 一樣榨取人類，只在社會調查工作上費去無數的錢幣；他們使幼而嬌美者變為老弱的婦人，只給與他們以些微的錢幣或組成一個『女工的家庭』(Home for Working Girls)安索尼是一個超卓的敵人；要和這樣一個拚戰，須要知道不能避免劇烈的搏戰的。

羅倍爾具有他的敵人一切的精氣魄，而且還是有豐富的革命精神與高深的新理想，他也是百折不撓的。假若工人階級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他是不願縮短階級的爭鬪的。他說：

「我們並不是的這短時間而戰鬪，也不是為我們的渺小的身體和為身體的溫飽。我們是為若干後來者，為一切的時間而搏戰的。啊！弟兄們！我們要顧惜牠，不要

舉起石塊拋打牠的頭，不要阻礙他的戰鬥力。我們要知道，自有社會以來，那慘白的惡魔便已用了血腥的嘴唇，來吮吸我們自己，我們的妻子兒女的生命了。假若我們不能搖動牠，不能夠硬着心腸反抗他，胸對胸，腹對腹，把他們迫到勢窮呼救的時候，他仍然要求吮盡我們的生命，而我將永遠如從前的地位一樣，比狗還不如。」

在這二者之間的妥協簡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直到羣衆都到了羅倍爾那樣的身材，然而鬪爭會永久持續下去嗎？預言不是劇作家的職業，然而道德的教訓顯而易見，不能不爲。人們在那時不能保證工人應該使用其不熟諳的手段，而不去謀勞資兩方面的妥協。他們須得明了像羅倍爾那樣的性情人格是非常偉大的力量，牠能使全世界革命化，能使工人階級脫離那獠面血唇的魔鬼的掌握，而開一解放之道，以向那光明樂土自由的生活，和人類價值的較深的認識——

最近幾年來，監獄懲罰問題較之其他一切還受世人的注重。許多重要的雜誌都闡出許多篇幅來討論這個題目。許多美國的和外國的著作都從歷史上，心理學上，和社會

的觀點加以探討。他們都承認現在一切的懲罰制度在各方面都是不適宜的。而且等於耗損。人們定希望從這苛遇囚犯的社會罪惡之一切積累的攻擊文字中，獲得所變的效果。然而除了在一些監獄中會有些微的和比較局部的改良而外，一切都沒有辦好過。好了，到了現在，這社會的大錯竟在高士倭西的劇本正義中得了根本的評釋。（案關於監獄黑暗的文字高德曼曾在其中舉出 A Berkman 的一本無政府主義者的監獄回憶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劇幕的開始是健姆士肯父子——辯護士——的辦公室。高級書記柯克孫發見了他曾經發出的九鎊支票被僞作九十鎊。爲了清查的緣故，那次級的書記法爾德便成了嫌疑犯。法爾德愛了一個被其野蠻如醉的丈夫所虐待的妻子。他爲其僱主所迫，便承認了他是爲了他愛人密爾的急需而犯了贗造罪，因爲他打算拿到這筆款子好和他的愛人同逃，救她出丈夫的不堪的殘暴。隨後經了小瓦爾特的籲求——他是富於新思想的——所以他的道德的良善而服從法律的公民的父親，便把法爾德送到警察所

去。

第二幕是在法庭裏面，指示那在製作進程中的正義。年青的法爾德是一個易感質的和衰弱的二十三歲的青年，站在罪人席前，他的愛人密爾則充滿了愛情和犧牲的決心，一心想救出爲她而犯罪的情人。律師佛羅門（Frohne）是法爾德的辯護士，他在法庭中的辯詞，直是社會哲學的傑著。他並不企圖去辯護他的事主所犯的偽造罪的純事實；雖然他指控現今社會的乖異反常以防護他的事主，而那控詞却是基於社會的意識，其深入普及有如社會罪惡的根蒂。他說：『那人生的背景常陷人生於犯罪之途。』他指出法爾德眼見的愛人將爲其殘暴的丈夫所屠殺，她既不能與之離婚，他亦能操握法律以從事救濟，所以他的犯罪是要社會負責的。他說：『像囚犯這一般的人們，每天都爲法律所摧殘壓迫。正義是架機械當着人們推動牠的時候，牠馬上便轉動起來了。……這位青年人是否爲了一種所謂惡行而在此機械之下爲其碾碎的呢？是否他將與那貧而無告者爲伍而投入那黑暗的監獄呢？……先生們，我望你們不要戕害這位青年了。……那

正義的車輪在這個孩子身上一碾動的時候那便是說要決定殘害他了。」

然而正義的車輪竟碾轉下去，因為——如那有學問的法官所說：『法律便是應該是的東西。——牠是一所莊嚴的建築物，庇護着我們的。每一塊石頭都築在別的一塊上面。』

法爾德於是判了三年的囚禁。

這位青年無經驗的犯罪，在獄中不久便受了莫大的可怖『制度』的犧牲。執事者固然知道他在心靈上和體格上都不健全，然而不是沒有一些顧及的。許多別的囚犯都是一樣的情景，而『住居的地點都是不適宜的。』

第三幕的第三景是沈痛的啞劇，開始於法爾德的監房。

『天將暮，法爾德呆立於狹長的監房中，以首向屋角而聽。更悄然移近門戶，足下作聲，止於戶；他在盡力以求聽外來的聲息而探究究竟。他突然向上一躍——然仍輕不作聲。於是，他長嘆一聲，仍從事工作，而且立而凝望，俯其首；帶以灰頹懊喪的神氣。如像每

一針都是生命的未來，於是猝然踱步他的監房，搖其首，好似一個動物在籠中踱來踱去一樣，繼而又在門前停足注聽，張其手掌於鐵檻以支持其首。隨又向後緩移至窗，捧其頭，如似將裂者然，更住於窗下。天更將晚了，他自地下拾起的錫蓋突然下墜，鏗然作聲，擊破了室中的沉寂。——於是他專心一致的向牆上凝視。在那裏懸着一些白色衣料在黑暗中盪漾，在他看來，好似有些人或者有些東西在那裏一樣。既而有一尖銳之聲響發出，囚室中陡然光明了，可以看得出法爾德此時的呼吸是很急促的。

猝然自遠來一聲響，似突擊在厚金屬物上。繼而聲漸宏大，如大 *Thunder* 之移向此囚室者然。他遂一寸寸地匍匐近門，那撲擊之聲，由此室移至彼室，如此傳響，漸漸的接近了。法爾德的手開始搖動起來，好似他的精神也同撲擊相連那樣。而且這個聲響漸漸增大起來，一直到他似乎進了這所囚房那樣。他立刻便舉起了他的緊握着手。他異常氣急的突然跑到門前，在上面擂打。」

隨後法爾德出了監獄，然而已經是破損了的恩釋者了。他的心靈之上已經歷了悲

哀的鐵印了爲了密爾的辯護健姆士苛父子公司願意回復他的職務，以他放棄密爾爲條件。此時法爾德知道了他所愛的情人已經爲兇酷的財魔所迫而拍賣她自己的噩耗了。在這個恐怖的心理時期，那警察又重復把他逮捕入獄。他完全被環境的殘忍刻薄所克服了。當他爲偵探所重行逮捕入獄的時候，他便與世長辭了。

此項書目 表過否	曾閱過否		此書 實價	購得 店名	是郵 通否	永久 住址	現在 住址	字別	姓名
	小冊	單張							
								別性	業職

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本店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  
 告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目期數以免振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訂裝	函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批評者

年 月 日

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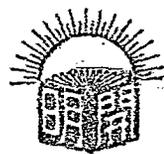
之批評



54

002-26

2



3672



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再版

版 權  
所 有

發 行 所  
第 一 海 六 五 號 街  
開 明 書 店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高 德 曼 女 士  
盧 劍 波  
開 明 書 店

自 由

價 值  
4.00

實 埠 酌 加  
郵 費

